

人

HUMAN LIFE MAGAZINE

期三第 卷九第

于右任  
生

「佛學爲世界人類最理想之表現，其救世之精神，非其他學術宗教所可及。必適應時代之思潮國民之生活，方可推行無阻。際此訓政伊始，百度維新之際，最好能組織一能統一僧俗兩界之佛學團體，俾收民富國強，政修俗美之效」。

——太虛大師十七年謁 蔣總司令陳述佛法意見——



(柱石王育阿)

版出日十月三年六十四國民華中

行發社誌雜生人

# 改革佛教運動者

東 初

——為大師上生十週紀念而作——

今年，是太虛大師上生十週年，我輩應如何來紀念？說來真是愧惶萬分！

大師降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上生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迄今十年，大師畢生的宏願在改革佛教。其超人的慧解，廣博的學術，偉大的思想，菩薩的行願，望之於古德道安，慧遠，玄奘，親基，智者，賢首，清涼，永明，藕益，固無愧。即比之於孔子，亦無遜色。大師曰：「吾自奮捨身捨心，救世救世，慧德無疆古人，福緣乃遜時值。」（覆黃健年書）大師尤為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佛教精神的代表者。

佛教在中國，其受我國文化思想及民族習性影響特深。唐宋以後，佛教的僧制，全限於宗法社會思想的窠臼，處於保守狀態。大師曰：「中國向來代表佛教的僧寺，應革除以前在帝制環境中所養成流傳下來的染習，建設原本釋迦佛的遺教，且適應現時中國環境新佛教」。此為一針見血之論。

## 新佛教思想的淵源

大師內秉於佛法的慧解，外受時勢思想的激發，遂有應時而生的革新佛教的思想，大師曰：「余在民國紀元前四年起，受康有為大同書，譚同仁學，嚴復天演論，群學肆言，孫中山，章太炎民報，及章之告佛子書，告白衣書，梁啟超，新民叢報之佛教與群治關係，又吳稚暉，張繼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紀上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之學說等各種影響，及本其得於禪與般若，天台之佛學，嘗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運動」。（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清末內政腐敗，外受列強威脅，庚子失敗後，實行變法維新，改革政治，廢除科舉，興辦教育，因教育經費無着，故欲提撥寺產充當教育經費。於

是全國僧衆日感不安，章太炎首告佛子書，促僧伽自覺，認清時代與辦教育。江浙諸山遂籌組僧教育會，以示抵制。大師此時為一熱血青年，乃與同學仁山法師組織協進會，促進各省僧教育會改革佛教，此時寄禪和尚為拯救寺產，南北奔走，竟因此而犧牲於北京。寄禪和尚本為大師所最敬仰者，大師因此刺激，對救教救僧更下決心。無如當時保守派對澎湃革新佛教青年，力加壓制，百般阻礙，大開金山，是新舊派衝突最激烈的一幕。仁山法師被毆幾致喪身，頑固僧輩手段之毒辣，於此益見。新派雖退取守勢，然革新佛教思想如江河汜濫不可抑制，而影響於後來佛教青年思想至深且巨！

大師之革新佛教中心理論，不外教理與僧制兩方面，在教理方面，以佛教為中心，採擇古今東西學術文化而建設適應現代思想的新佛教，在僧制方面，以中國漢族佛教為本位，而建設適合時代需要的新佛教。此於大師之「佛法導論」涉及於教育，哲學，進化論，一神教，周易，墨子，荀子等及僧伽制度論，建僧大綱，僧制新論等，均為大師革新佛教一貫的思想。而大師所謂革新的新，是以中國佛教的本位，在適應現代國情社會需要上，去吸收擇取各時代各地方域佛教之特點，建設中國的新佛教。故不同於一般人傾倒於西化或麻醉於日本而欲推翻中國二千年之佛教所翻新。

## 改革佛教中心的思想

隋唐以後，佛教積弊太深，欲言昌明，故非徹底改革不可。大師對此，曾於上海追悼八指頭陀會上提出三種革命：一、教理革命，二、教制革命，三、教產革命。實為革新佛教中心的論題。何等智慧！然獨為漢一乘輩所不解。竟予詆評，大師曾以文駁之。

關於教理革命，並非以個人私見為主張，乃根據教理史以樹立佛教，以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問題研究，應用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及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適合現階段思想的新形態，勿拘泥成規。大師對佛教各宗理解，不尚於一宗一派，對於禪宗和小乘經論，大乘般若，龍樹系的經論，彌勒，世親系的經論，以及台，賢，淨，密，禪諸部均一一作有系統的研究，並將中國原有十三宗之小乘成實和俱舍歸併於大乘，並併合涅槃，攝論，地持論為大乘八宗，在八宗的教理和歷史作分別的綜合研究的結果，在佛學的基本宗旨上，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勝方面，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此為大師圓融慧解的特見。大師之首楞嚴經義論，大乘宗地引論等，即為發揮各宗平等究竟勝義。南京歐陽竟無居士專宗唯識，曾作唯識抉擇論，欲以唯識抉擇一切佛法，顯有所偏。大師乃著「佛法抉擇論」以三自性為抉擇一切佛法的標準，用正覺無之偏。

關於教制方面，佛教制度，係因各地風俗氣候及環境等不同，佛教制度，亦隨之而異。然除了根本律儀外，僧伽生活方式，不妨隨環境而改變，因之錫蘭，緬甸，暹羅，雖重律儀，而許葷食，日本僧制，重視佛教社會化，准許娶妻食。中國本位佛制，既重律儀，又不葷食，應為最合理化僧制的生活。然隋唐以後，產生叢林，以適合宗法社會帝制思想，故中國僧制，已非佛制，乃一叢林制度耳。革命成功，佛教制度應有所改革。此大師有整理僧伽制度論之著，對僧伽集團生活，加以嚴密的修整，使其適應時代所宜，成為合理化的現代組織，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團。建僧大綱，僧制新論，現代僧伽社，菩薩學處，均為大師改革僧制一貫理論，使人人成菩薩，於此可見大師整理僧伽的悲願。故有「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珈菩薩戒本」的行願。

佛教有出家與在家二眾弟子，整理僧伽制度，乃在改組出家佛徒，養成高尚，優美完善的德學，

以佛法為修學的中心，旁參以近代的思想學說，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人救世。而在其信眾，雖為佛教重要集團，然於佛教並無獨立組織，故對佛法未能發揮特殊的力量。故大師乃著「人乘正法論」，提示在家正信會綱要，使出家與在家分別組織制度。出家僧格提高，能真正住持佛法，使人崇為導師，在家眾使其對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確的信仰，明因識果，實行五戒十善人間道德。改良社會，政治，文化，教育，風俗，習慣，這種平易近人的道德規律，不僅應用於個人，並且適用於家庭乃至社會國家之間，建立人與人的道德能力，以道德能力維持社會秩序，使人能學佛成為佛教徒，使出家在家共同分擔弘揚佛法的責任。此為大師二諦圓融的慧解。

關於教產方面，佛教寺產，應為佛教公有，而中國以適應宗法社會制度，創立剃派法派，形成變相家庭，私相授受，大師始終反對之，大師說：「關於佛教寺產財產，要成為十方僧眾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產的私有私佔的惡習，以為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材，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對僧眾資產事業，在不違背佛法原則上，主張僧眾半工半讀制度，百丈大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勞作精神，實為出家眾自食其力的模範。大師因感於蘇俄革命成功，共產思想流行中國，人人有不從事生產工作，就等於滅亡的感覺，針對當時趨勢，先後發表，「人工與佛學」，「職業與志業」。喚醒佛教徒不要存了佛不做事的念頭，要一勤於職業，一方研究佛法，使人人能自力更生，大師卓見深遠於茲可見。

### 佛教教育開創者

大師平生的事業，因抱改革佛教的大願，故於講學，著書之外，更注重於佛教教育實施。大師以前各處雖開辦經會，或學社設立，僅為培育一宗一派一經一論的講師，根本談不上宣揚佛法。大師為貫徹改革佛教的主張，首創武昌佛學院，培育僧材，法尊，芝峰，大醒，法舫，均為當時學僧，因受大

還與學的鼓勵，安徽，閩南，杭州，江蘇，北平等地相繼創辦佛學院。由武昌造就人材中，主辦開封，九華嶺東，普陀漢藏等佛學院，均與武院有連帶之關係，於是各地有志青年僧伽如潮湧一般捨棄羣林煙草的生活而以投奔學院做大師弟子為光榮，於是大師門人遍滿天下。

自然科學發達後，人人感覺物質愈進步，殺人利器愈殘酷，人類權利競爭愈激烈，人生幸福，更無保障。大師心念及此，乃欲以佛法導引人類正思，保障世界和平，聯合王，亨，章太炎，劉青笠，史裕如，張季直等，創辦學社，海潮晉前身——宣揚佛法文化真義，使社會知識界對佛法有真正的了解。大師一面以文字宣傳，一面現身說法。以往講經會，祇限於寺廟，所講的經論，都是八股式的講詞，背死註解。對佛法圓融妙義，既無圓滿理解，更無說法的善巧。大師以超人的智慧，學者的風度，配合說法的場所，聽眾的根機，隨機說法，既不限於寺院，又不拘泥僧尼，各大都市，學校，工廠，學術團體，學者紛紛邀請說法，於是大師踏遍及全國各省，往返江浙，皖，閩，粵，魯，豫，鄂，湘，川，陝，晉，下，冀，循環說法數十次。遠至歐美，日本朝鮮各國，遂使中國佛教有成為世界佛教的中心趨勢。自此，大師不復為一國一地之佛教領袖，允為世界佛教偉大的領導者。

### 世界佛教理想的揭示

佛教思想的本質，不限於一國一族，乃整個人類慧命所繫，欲溝通東西文化思想，彌補各國間因文化思想不同所發生裂痕，拾佛法真屬。大師於民國十三年，首創世界佛教聯合會於廬山，邀請日，德，美，芬蘭等各地佛教徒參加講學。大師致詞曰：「近今西洋文化盛傳時機，又以為東方佛教是古舊的，陳腐的，近來學潮澎湃，國人咸慨然興起，始研究實學法，考求真理，乃克知佛法為一簇新全之救世大德，不限於古代不局於東方，而確有遍及現代世界各國永久不替之可能性與現在世界上各色之人眾皆有密切之關係」世界佛教運動理想歷

基於此。日本佛教界不讓中國優美於先，次年舉行東亞佛教大會於東京，世界佛教運動理想，經兩次集會，其目標雖經確定，然猶未能使歐美各國人士普遍地認識佛法真理。大師遂決意西遊歐美，一面實地考察歐美政治，經濟，宗教等狀況，一面向思想界領袖學者宣講佛法。

大師於民國十七年西遊歐美，以前我國赴歐學者，不問留學使節，或為考察遊覽，均向彼邦人士學習，唯大師向歐美人士宣講東方文化，教化彼邦人士者，顯然不同。大師在英，德，法，義，美，各大學校公開講演佛法。於巴黎先後講「佛學與科學哲學及宗教之異同」，及「佛學之源流及其新運動」，余之佛學新運動等題。並在巴黎發起世界佛學院，宗旨為「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慧，達成世界之安樂」。以期用佛法溝通東西文化思想，增進東西民族間友誼，願得歐美學者稱許。回國後，於武昌設世界佛學院籌備處，後改為世界佛學院圖書館，並加強國內各佛學院世界關係，北平，柏林佛學院劃為中英文系，閩南佛學院劃為華日文系，均屬世苑系統，漢藏教理苑專為溝通漢藏民族情感而設。至此，國內佛學機構及活動目標，不復限於本國，而具有世界性的遠景，佛教世界化，奠基於此。

### 新佛教開創者

大師是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的導師，是中華民族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他在中國佛教史上是多方面開創者。

1. 佛教復興始於大師，大師以前二千年之佛教文化頹大師而發揚，大師以後之佛教文化，賴大師而開拓，大師學術的修養，弘法的悲願，是代表佛教的真精神，佛教的慧命，復因大師的宣揚得以延續。

2. 改革佛教始於大師，佛法在中國，因受我國文化及國民習慣影響，已使佛教中國化，大師以前歷代高僧格於宗法帝制習慣，處於保守；大師始倡導改革，使佛教適應現代思潮及國情社會需要，建設中華民族之新佛教。



# 向今日中國的知識份子進一言

心 悟

知識份子，是時代的前驅，是國家民族的中堅人物，是負有創造時代和富強國家民族的使命。知識份子在時代與國家民族中所處的地位既是如此的重要，所負的使命既是如此的重大，那末知識份子應如何自強其本身，使不愧其所處的地位，能切實荷擔起他所應負的使命，當是應加檢討的問題。

今日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自身所應加以檢討的問題很多，而這很多應加以檢討的問題都一樣的重要，有一問題不加檢討而發生了錯誤，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於全局。因此，知識份子對於每一應加檢討的問題都應細心虛心地加以檢討。細心是說要以審慎不苟的態度去檢討，虛心是說要以虛懷若谷的精神去接受他人的意見，惟如此，方能減少發生錯誤，而真實的荷擔起創造時代與富強國家民族的使命。

上面說過，知識份子應加檢討的問題很多，但我是佛教徒，我現在只站在佛教這一立場提出一點意見，向今日中國的知識份子進一言。

因為我是一個佛教徒，因此我對於現在的知識份子對於佛教的批評與態度，甚為注意。各報章雜誌上是有刊載有關批評佛教的文字，我輒檢來細讀，可是每次讀後，都感到失望，每次失望後都嘆了一口氣說一句：「可憐的今日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對佛教的批評使我失望，而他們對佛教的態度則更使我失望，因為我從他們對佛教的批評中見到了他們對於學術思想和歷史文化的暗昧，我從他們對佛教的態度中見到了他們性格的冥頑，我們國家民族的知識份子是如此暗昧與冥頑，則國家民族的前途不是堪憂慮嗎？這怎不叫人感到失望呢？

一般無知識的人，他們對佛教沒有瞭解，他們對佛教歪曲批評，這是他們的無知，我們是應該原諒的！但是既號稱知識份子，就應當與他們大有不同，無奈有許多從事文化與政治工作的知識份子，竟與無知識的人一樣，對佛教也沒有瞭解，對佛教也歪曲的批評，這就不能不叫人原諒了。

有許多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他們常以批評崇拜鬼神的文字來批評佛教，以為信仰佛教與崇拜鬼神一樣，一切崇拜鬼神與祭祀鬼神的事，都拉來與佛教相提並論，在他們的意識中，以為這些也都是佛教。他們根本不知佛教為何物，對佛教之理論與價值，對佛教予中國文化以何等之貢獻，他們都毫無認識。佛教傳入中國已一千餘年，佛教已成爲晉唐以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而現今的中國知識份子，有的對此竟無所知，由此足見今日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多麼淺薄！對歷史文化的認識多麼不夠！我希望從事文化工作的知識份子，不要固步自封，不要將錯就錯，應該虛心的向佛教探討一下，要曉得佛教已是中國文化重要的一部份，不瞭解佛教，是有愧稱爲知識份子的。同時，執筆爲文的時候，要是涉及佛教，當三思而後寫，不可一想起佛殿中供有許多菩薩的像，就振振有詞的批評佛教是崇拜偶像的多神教，要是如此，那末你們辦公廳或禮堂中

懸掛了許多政府要人的像，那我豈不是也可以說你們是崇拜偶像的多神教嗎？從事文化工作的知識份子，講話切要慎重，因為你的話會影響別人，會爲別人所引用，「以盲引盲，相率落大坑」，一句話說錯了，後果是很嚴重的。

其次再談到從事政治工作的知識份子，現在一班從事政治上的知識份子，大部份是對佛教沒有認識的，他們對佛教的態度，他們對佛教身上一切的主意，都令人可笑！他們根本不瞭解憲法上所規定的人人有信仰宗教之自由的意義，他們完全不認識佛教的真相，更不知佛教對社會人心之關係，於是對佛教不加重視，以為佛教的寺廟是無用之廢，拿來給軍眷居住或駐軍，是廢物利用；同時並企圖售賣寺廟以增加政府財政的收入，他們對此事只看到經濟的利益，而沒有看到此事對社會人心之惡劣的影響，現今人心之變壞，和社會問題之加多，與此頗有關係。爲什麼呢？因為佛教是教化人民爲善的佛教的寺廟是人民對佛教信仰的寄託處，寺廟被損壞了，人民對佛教的信仰即無處寄託，信仰無處寄託，精神便失去重心，於是其心理即多向物欲方面去追求，欺詐爭奪之事即由此而生，此其一。其次，佛寺被損壞了，佛教教化的事業即無法展開，化民爲善的工作不能展開，則人心必多趨惡，人心一趨惡，社會的問題自然就加多。所以我希望從事政治的知識份子，要把眼光向遠一點，深一點去看，要觀察佛教與國家社會之關係，要想法以政治的力量來護持佛教，使佛教能輔助政治以改善人心，安定社會，這才是高明的作法。

以上已分說今日從事文化工作的知識份子對於佛教的批評之錯誤，和從事政治的知識份子對於佛教的態度之不當，現在再綜合的說一說知識份子對於佛教之誤解。

現在中國的一般知識份子，開口科學，閉口科學，說這不合乎科學，說那不合乎科學，儼然以大科學家的身份自居，其實呢，他底科學的程度並不見得怎麼高，真正科學程度高的人就不會這樣的。同時他對於某種高深的學術思想既不肯去用心研究，又愛好在口頭筆頭上批評，他們對佛教的態度就是這樣的。他們一提到佛教，就批評佛教是厭世的，消極的，迷信的，其實他們心中的厭世，消極和迷信的觀念，在佛教的身上都不沾上去的，「虛空有盡，我願（救度衆生的願）無窮」，「地獄未空，誓不成佛」，「願諸世尊爲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這是佛教的精神，那裡是厭世消極？信仰佛教的目的，是要破我執，法執，斷煩惱障，所知障，圓成無上正等正覺的地位，那裡是迷信？一般知識份子，對佛教根本毫無認識，即敢武斷的批評佛教，這是多麼錯誤！這種態度不但會阻礙自己探求真理之路，並且會擾亂他人的思想，應當速加糾正！還有些知識份子聽見某人學佛了，就寄以無限惋惜之情，認爲他是沒有辦法了，其實他的想法與人家學佛的意思，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人家是抱着偉大的志願——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而學佛的，何用你寄以惋惜之情？總而言之，做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不管你是從事文化或政治的工作，對於已成爲中國文化重要部份的佛教，都應當用心研究一番，對佛教至少要求得輪廓的認識，不然，根本不配稱爲中國的知識份子，那裡還能有擔得起創造時代與富強國家民族的使命？

## 法國佛教概況

阿難陀尊作  
李天培譯

縱觀法國佛教的情勢以及它在法國可能的發展，我們不能忽視法國的地理環境。法國位當歐洲各種粉紋複雜文化的交點：南邊西班牙有她原始的拉丁文化，東邊德國保持着她日爾曼典型文化的精華，西邊隔北海為大不列顛，北邊比利時亦為日爾曼文化區域。鄰近各個國家均有其不同的文化，法國處於其間，其地位之特殊於此可見。

法國自從有史以來，常為戰爭的場所，在法國的領土上，外國人的勢力曾彼此相過於浴血的戰鬥中，亦曾為外國人所統治。因此，外國影響於法國的各種文化，悉為法國所吸收。

由於戰爭頻仍，人民心靈上感到苦悶，因此宗教信仰的思想便應運而生。

試看各大國家其佛教學理之伸展有賴於學者名流之講述而揚者極大，如英國之戴維德（Rhys Davids）、德國之諾曼（Neumann）、柯登堡（Cepu Less）、蘭提瑞琪（Nietzsche）與施彭豪（Schopen haues）、波蘭之波西耳（Bosel）等，對於佛教學理之闡述，均有極大之貢獻，而法國則以波那弗（Busmout）與利費。舍耳溫（Sylvain Levy）兩氏為對從事此項工作之最有名望者。

但是，在法國有些敘述佛教的書籍，實際上多是一些荒謬無稽的小說或神奇鬼怪的故事，實應以禁止其流通為佳。否則將使廣大的讀者對於佛陀發生一種誤解，認為是一個怪物，因此影響他們對於追求真理的信仰，同時更使人們對於「神」「佛」不可分辨。

佛教在法國曾經有一段最黑暗的時期，佛教高尚的教義幾被貶毀無餘，實使一般忠實的佛教徒為之痛心不已！如羅倫若（De Losenzo）教授所著的Buddhisme及布克（J. Bacot）教授所著的Le Bouddha等書均公然指責佛教是一種怪物，而

將佛陀仁慈的教義加以曲解。

然而，目前的法國，已有佛教徒友誼會之組織，其負責人為勞施白麗女士（Miss Louisa Iscary）而其支持者則為胡提夫人（Madame Fuenite），胡夫人為此事曾經盡其全力奮鬥多年，目前的成就雖尚不如理想，但她仍不放棄她的責任，繼續努力中。她的這種為佛教而犧牲奮鬥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胡夫人從事佛教工作的經濟來源，則全賴她自己所辦的一份佛教刊物叫做La Pensée Bouddhique，是一份季刊。在法國流通尚廣，她也憑藉這份刊物而與各地佛教徒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她們以如此的熱忱在為佛教而努力，固然令人興奮和欽佩，但在法國佛教根基尚未穩固的今天，如無適當之援助，其前途又不免令人擔憂。

當今之世，佛法尚未昌明，一般人的私慾無法消除，大多數的人都抱着個人至上的觀念。只知為利是圖，以滿足其個人物質上的需要，其他一切均所不顧。他們的慾望是無窮的，尤其是對於錢財的貪戀，幾無止境之心，一旦遭遇困苦難的時候，他們也不肯去深思一下所受苦難的因果，而僅一味悲嘆說人生是無限的苦海。

當這些人開或感覺到他們的生命中缺乏了某種東西的時候，他們往往也會發生一種宗教信仰的意識，而走進羅馬天主教的門欄，因為在法國一般人都受一種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信奉天主教可以得到滿足和安慰。

法國天主教勢力非常雄厚，他們會盡其全力反對一切，所以佛教在法國將來若能傳播開來，必然會遭遇到天主教無情的排斥和攻擊。

目前，由於有些學者在鼓吹佛教，認為佛教具有人類道德的最高價值，因此，天主教的攻擊實際上已經在開始了，他們批評佛教缺乏純理哲學上的

價值，並說佛教是偶像崇拜者，批評佛教徒信仰用人工做的所謂「菩薩」是最愚笨的人，更認為出家僧尼，無所事事，受信眾之供養，是社會上最懶惰的人。

其實法國天主教的傳教師們，不消說對於佛教的教義及佛學的淵博學理，全然不知，甚至有不少的傳教師，對於他們自己的天主教的教義與學理亦不明瞭。因此每當教徒問起他們有關教義與學理方面的問題而不能回答的時候，便說：「這是教條的規定」，或「這是信仰」，「這是上帝的意思」……使教徒們無法再追問下去。

但不可諱言的，在法國能夠了解佛學的人實在太少了，一般人至今尚不知佛陀為何物，即是有佛學的信仰者，也不過是從一些神奇的小說中或從自己的意識上對於佛教發生信仰而已。真正佛教的書籍，最感缺乏。縱有一些也是非常淺近的，不足以闡述佛學高深奧妙的道理，而這些淺近的佛書，在佛教徒的手中的確被認為是無上至寶了。

近年來，由於巴黎法國佛教徒友誼會之建立，及其活動之展開，佛教書籍已漸漸日見增多了，翻譯工作亦正在開始，尚無如何成效可言。在法國佛教界內，翻譯人才甚感缺乏，資料之蒐集亦感困難。高深的經典尚難翻譯，所能譯者無非是些普通的佛書而已，「如如何在十課之內成為瑜珈的信仰者」（How to Become Yogi Du 10 Lessons）等，由此可見佛教書籍目前在法國誠屬迫切之需要。

總之，法國的佛教尚在萌芽階段，我們不敢過分誇張在不久的將來便會如何的宏揚光大，事實上要想普遍建立正式的佛教機構，亦需相當時日，不過我們應該做到而且可能做到的首先是樹立尊嚴佛教的風氣，糾正社會上一般人士認為信奉佛教是愚昧無知的錯誤觀念，進而再以各種正確的方式使一般人能在日常的生活，自然而然的與佛教發生接觸。最後我們方能希望使每個人都能了解唯有信奉佛教依三寶才是人生的究竟。

## 五乘佛法淺說

(續二)

朱鏡宙

## 菩薩乘

聲聞緣覺，佛法謂之小乘，小乘感於人生生老病死的苦痛，因此急求涅槃；故其發點，重在自利。假使人人能以自利為心；那末，陷溺在茫茫生死苦海中的芸芸衆生，將由誰來度脫？佛因此繼聲聞緣覺之後，又說了菩薩乘。佛經中曾斥聲聞二乘為焦芽敗種，而讚歎菩薩為能荷擔如來家務者此也。

何謂菩薩？菩薩梵語菩提薩埵(Bodhisattva)的簡稱。菩提，譯為覺，薩埵，譯為有情，合言覺有情也。此有自他二義：言自義者，為已經覺悟的有情；言他義者，為覺悟一切有情。故菩薩即含有自覺覺他的兩重意義。大方等大集經第二：「菩薩摩訶薩所作諸業，於諸凡夫二乘乘中，最為殊勝。何以故？衆生之業，是顛倒，二乘之業有邊際，菩薩之業，無量無邊，是故菩薩勝於一切聲聞緣覺。」十住斷結經卷三：「眞實之業，亦復遠離二乘之道。從須陀洹至辟支佛皆有實俗。菩薩終不念阿羅漢法，所以然者？以其用心，猶泥洹（泥洹，即涅槃之別譯）道。緣覺所修，菩薩不學，以其無大悲心。有斯學者，此皆非正。若有菩薩欲究竟學習智慧，盡其元本，而不可窮，誓願不捨一切衆生，修如來法，為不滅性，悲無窮極，故不可見。」蓋聲聞怖畏生死之苦，急趣涅槃，緣覺雖解緣生性空之理，而悲心不足，惟菩薩既能了達生死性空，如有如幻夢；而為歷劫大悲願力所薰，故有一衆生未度，誓不入涅槃。菩薩所以不同於聲聞者以此。佛所以於聲聞緣覺外，別說菩薩乘者亦在此。

菩薩乘是從成佛的因位言，若「於一切法自相共相，照了無礙，清淨具足，住因位時，名菩薩摩訶薩，若至果位，即名如來應正等覺」。(大般若經卷第三八〇)

發菩提心，菩薩欲證佛果，必先發菩提心。菩提有三，即：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譯曰：上三、義譯曰正。發，義譯曰等。三菩提，義譯正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無上正等正覺；亦即佛果也。菩薩發心為欲上求佛道，下化衆生。上求佛道；而皆由一念菩提心而得，故菩薩首重發菩提心。何謂發菩提心？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卷一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畢竟成就十二法者，乃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等十二？一者，自性信大乘法，為離小乘狹劣心故，發菩提心。二者，自性成就大悲，為欲具足諸白法故，發菩提心。三者，直心本行堅固，為願生死向彼岸故，發菩提心。四者，善集一切功德，為欲修滿諸願行故，發菩提心。五者，能普供養諸佛，為欲普起諸白法故，發菩提心。六者，身、上、意業清淨，為離一切諸惡行故，發菩提心。七者，遠離諸惡知識，為欲親近善知識故，發菩提心。八者，聞法如說修行，為不虛誑衆生故，發菩提心。九者，為欲利益一切，普諸資生，不貪不吝故，發菩提心。十者，以得諸佛力加，為離一切諸魔怨故，發菩提心。十一者，於諸衆生，常起大悲，能捨內外一切諸物，為離憍慢故，發菩提心。十二者，具法行力，為能成就諸功德故，發菩提心。善男子！是名十二妙法。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此十二法者，乃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復十二有種種法，菩薩成就，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等十二？一者，安隱心。為與一切衆生故，發菩提心。二者，慈心。他思來加，能忍辱，不生異相故，發菩提心。三者，大悲心。為荷衆生大重擔故，發菩提心。四者，大慈心。為拔一切惡道苦故，發菩提心。五者，清淨心。能於餘乘，不生厭離故，發菩提心。六者，無染心。為離一切煩惱濁故，發菩提心。七者，光明心。為求無上自性清淨光明照故，發菩提心。十者，堅固心。於諸法中不可動故，發菩提心。十一者，不退心。能證諸法究竟故，發菩提心。十二者，度諸衆生，不生厭心，如說修行故，發菩提心。」

菩薩發上上述菩提心已，須更發下述的四宏誓願。蓋事無大小巨細，非願力不成。而菩薩的發願，同於儒家所謂立志。必先立了堅定不移之志，然後朝著這方向走去，不達不止，終有圓滿成功的一天，所謂願者，即下述的四宏誓願是：

法門無量誓願學 煩惱無盡誓願斷  
衆生無邊誓願度 佛道無上誓願成

這四宏誓願，無異於一部機器發動機，一般學佛的人，均須竭誠去開動，中途無論遇到如何困難，均不許退轉。自來大菩薩之能成佛，皆由此願力為之先導。如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皆為舉世所共知之事。茲錄普賢十大願中的隨順衆生一願於下，以概其餘，亦以見佛法的慈悲廣大處：

一復次，善男子！言恒順衆生者，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所有衆生種種差別，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形狀，種種心性，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種種飲食，種種名號，種種心行，種種威儀，種種衣服，種種族類，種種意樂，種種村營，聚落，城邑，宮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為作良醫；於貧窮者，令其脫離；如於闇夜中，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其脫離；若諸衆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諸衆生，則為尊重承事如來；若諸衆生，則為歡喜，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瞿沙河中，有大樹王，根得水，枝葉花果，悉皆繁茂。生死瞿沙，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樹果。何以故？若諸衆生，以大悲水饑益衆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信如是解。以於衆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順衆生故，則能成就供





# 卐與卐的商榷

胡國偉

世尊胸前的卐，是三十二瑞相之一，在理，是不應該有錯誤的。然而，見諸經典的，這瑞相竟有左右旋之別，不能不說是佛教的一個大問題。

我前年在「佛教青年」第五期寫過一篇「一個卐字兩個頭」，是為紀念慈航老法師圓寂一周年而作的文藝小品。最近在「人生」九卷二期拜讀南亭老法師的大作：「左旋「卐」字與右旋「卐」字的考證」，引起我一點舊的回忆。爰不揣愚昧，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請教於大德善知識，共同來商榷。

這個「卐」瑞相「音譯定利鉢落利義」，「義譯吉祥雲海相」。以吉祥萬德所集故，稱之為「萬」，也未嘗不可。茲為行文造句方便起見，我稱之為「佛萬字」。

去年我回香港，在「菩薩學處」——識廬，與優曇法師和超學法師也談過佛萬字到底左旋還是右旋的問題，當時優師找出一部英文佛學辭典給我看看，其中解釋很簡單，大意是說這卐（原標註）字是表徵佛陀的吉祥瑞相，有時寫作向左，也有時寫作向右。

現在的問題，自然是在左右相反的兩個方向上。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我們必先認清楚，才便於研究，這就是佛萬字本身的方向和自己的方位問題。應該以佛萬字本身的方向來定左右麼，還是以我們自己的方位來定左右呢？且先談我的意見。

我們研究的是佛萬字本身的旋轉方向，應以萬字本身的方向，而分其左右。我們與萬字相對，我們的左方，即是萬字的右方，我們的右方，即是萬字的左方。人與人相對，方位亦復如是。若以自己

的左右，來定萬字的方向，就等於宣賓奪主，強萬字以從我。

通常分左右，以人為主體，如「大學」朱夫子註：「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今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因為解說的是人，自己意之所指

，說右就是自己之右，說左就是自己之左，指的是書中某一章，與書的左右方位無關。他如「右傳之首章」，「右傳之二章」，都是同樣的指法。現在我們研究佛萬字的方向，不能以此為例。因為萬字的旋轉，是它本身的事，應從主體來定其左右。如果我們把自身與萬字平列，方位相同，則自己的左右，即等同萬字的左右，要是自己與萬字相對，而以自己的左右，指為萬字的左右，那就等於看萬字的底面了。

我從前寫的那篇小品「一個卐字兩個頭」，（現編入「菩提小品」由國民出版社印行）是指佛萬字與希特勒萬字兩個字轉方向相反的形相而言。我當時就是以萬字本身的方向，來定其左右。茲節錄有關的詞句如下：

「就這字本身的方向說，佛卐的頭向右，納粹卐的頭向左，一個卐字兩個頭……」

「把佛卐和納粹卐兩個同形異向的字相對，便是死對頭，相背，便是背道而馳……」

「萬國紅卐字會的頭，和佛卐字是同一方向的，正符合大慈大悲救世難的菩薩精神……」

「這佛卐字只有一個頭，在它本身是向右，右為大，我於此發願，偏袒右肩荷擔如來家業……」

……

這些，就是對佛萬字的看法。

南亭法師對佛萬字左右旋的考證，引述十四種經典，這種治學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他以投票方式來決定去取，剛巧，方向相反的各七種，依會議規則，主席可以投一決定票。因此，他又考證許多經典，作為佛教尚右的根據，而決定佛萬字應向右，我也完全同意這種說法。只有一點，那就是南亭法師與我的看法不同：他以自己的方位來定左右，認為差是右旋；我以萬字本身的方向來分左右，認為卐才是右旋。

我以居士身，向老法師提出相反的意見，似乎有點不敬。不過，萬字是佛教的表徵，卐與卐，何

者為正，實在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提出來，供大家研究。這點微意，想南亭法師是會給我原諒的。

佛萬字左右旋，不論寫經刻經，稍不留心，便會弄錯。一般人看來，也不大留意左右的方向。我不敢確定自己所見為是，所以提供下列幾點意見：

- 一、由「修訊中華大藏經會」成立「佛萬字方向研究小組」。
- 二、考據古版經典。
- 三、考據古代佛像。
- 四、考據梵文巴利文典籍。
- 五、考據各國翻經經典。
- 六、調查各國寺廟及民間習用之旋轉方向。
- 七、俟得結論，再透過中國佛教會，提出世界佛教徒聯誼會，作最後的決定。

這樣，全世界的佛字，有一定的方向佛教徒才有所適從，而歸於劃一。

（上接第九頁）

二十世紀以來，人們高喊着自由，其實連每一個人，都捆綁了有號碼，這能算是自由嗎？但人類的品性不齊，加上現代的思想複雜，為安定社會，又不能不這樣做，不然的話，就會有人為着自己的自由而侵犯他人的自由了。所以宗教家的思想，猶其是佛教，他是完全站在善的一邊，用克己服煩惱的工夫，使性靈得到解脫，而後達到超人的自由。雖然是不滿意於人類生活上的種種束縛，但不願意跑出去，範圍以外，橫衝直撞的想獲得無理的自由，相反的是要過着極嚴肅而勤勞的嚴守戒律的生活。所以妙慧童女問意是：用什麼方法，能够證得自在的殊勝神通，再運用神通，不要輪船，火車，飛機，能自由自在的徧往十方世界，無量劫土，去頂禮恭敬於每一個世界的佛。這一個問題有兩重欲望，一是到十方世界去，相當於現在的留學外國。二、禮敬是佛弟子修行的一種方法，諸佛的道理雖然沒有兩樣，但每一世界修行說法的方法，却各有不同，佛弟子在未成佛以前，應當如留學生一樣的，要對十方諸佛，一一參訪。所以說：云何能證得自在勝神通，徧往無量劫，禮敬於諸佛。今天講到這裏為止，下星期一再會。

印度佛教第二期的大乘經典

宇井伯壽作  
會景來譯

第一期、第二期的名稱好像不適當，可是第一期大乘經典存在龍樹以前，釀成龍樹學說的淵源，第二期大乘經典存在龍樹以後，作成彌勒無著世親的學說的基礎的，或者指摘存在於當時的。大概是興行於二〇〇—四〇〇年間的重要的經典。

前，可是出現於世親以前，這是不可懷疑的，小乘經亦存有同名的大般涅槃經又名遊行經，這與大乘經的大般涅槃經之間，有了發達上密切的連絡關係。小乘涅槃經也斷不是單為記述入滅前後的佛陀的事，這個佛陀既是因为位善行的酬報的報身的佛陀，可以解釋入滅就是化緣完了任意捨命。大乘涅槃經即把培植在這個系統的思想，更由般若系統法華系統發達展開了。普通以為涅槃經的意旨存在「法身常住無有變易，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一闍提成佛」的三項中，結果一切經都擷取在第一項中，可以看作根本主旨。經裡有了佛的成道入滅的色身與金剛不壞的法身的區別，可是同時不可忘記了二身不二的意義。站在法華系統的久遠實成的法身時，將入滅的肉身佛陀，不過是變化無常身的垂迹，本性不生不死，却是常住不變能統一的法身。沒有因為色身的變遷而變易法身的理由，而且二身不二，因為這個法身垂迹應現而向衆生教導了一切成佛，那就已而承認了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已是一切衆生，所以一闍提也不能除外。一闍提就是不信的，斷善根的，沒有成佛性的。如果悉有佛性，那末不成佛已不是本性上的事。即由性同上說，佛陀衆生沒有兩樣。佛性就是觀照緣起中道的智，又不是能所對立的智，不過是因為顯現之差而成佛又爲衆生。這修有了修別，需要佛陀的應現教化，必須衆生的實修精進。即如乳、酪、生酥、熟酥的漸次變成醍醐，聲聞緣覺菩薩都會成佛，一切經教都可以歸決於涅槃經的學說。若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好像是衆生的日常心中有了本性的少量的佛性，可是佛教的意旨上不一定就要這樣解釋。我們，日常心等全部都

攝取在佛性中，不能超出於外。原來日常心與佛性，我們與法身，斷不是互相對立的，法身的大海一波浪就是我。波浪儘是水，同時又不是。波浪停止了就是靜水，那就是法身，動而靜了就是涅槃，清淨。涅槃的性德是常樂我淨。這是常住安樂大我，好像相反於無我說的佛教。若是小乘佛教，則以爲常樂我淨是四顛倒，應把四念處而對治。對治應在修行的當初辦理，否則涅槃的證得，就絕對不可能。已把四顛倒當作涅槃的性德，所以不是小乘佛教裡頭發達出來的，却是經過了般若皆空的思想，澈了緣起的意旨，基本於法華思想而解釋的。小乘佛教形容涅槃時用着常樂淨，所以好像是承接了這個系統，可是沒有主張了我，不能看作小乘的發達。我即佛，即是法身，佛性。又是如來藏，據說中國的慧遠不信大品般若，疊業以法華爲非，僧淵則誇了涅槃，如是小乘的見解，即以爲三人的思想是正常的。若由思想發達上而觀時，般若除虛妄，法華開一究竟，涅槃顯明實化，所以可以說經過了般若法華以後出現了涅槃。這是照依該經所說的。

勝鬘系統：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廣經，略稱勝鬘經，與及同類的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無上依經的諸經，又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與及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等的學說，總稱為勝鬘系統。都是小法部經，基本於般若法華嚴涅槃諸系統的思想，融合法身與一心，關聯我們的日常心而闡明的。這一心通於日常心，或者即於日常心，而觀察時叫做如來藏，這個如來藏與日常心的關聯的解釋叫做如來藏緣起。所以這個系統也可以叫做如來藏緣起系統，或者如來藏系統。站在纏位上觀見一心時，法身受纏於煩惱不離染汙，所以自性清淨心與染汙心不一樣，又不是兩樣，又站在出纏位而觀見時，染汙已而消滅了，自性清淨心的法身也全部顯現了。不別的方面來說時，自性清淨心被掩於染汙心而生死輪迴，同時別的方面，進向於

出纏位，而證得解脫涅槃。所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變爲生死與涅槃的依持。就是說心淨一切淨，心染一切染。這是從華嚴系統的三界虛妄唯是一心作的思想發達出來的。如來藏的藏，直譯爲胎，看作含攝所攝之義，衆生含攝於如來，不出如來的自性。若作隱覆之義，以爲衆生藏於如來，或作出生之義，僅而看重生是如來的胎藏的話，這個不適當。如來與衆生，法身與一切，併不是對立的，又不是部分的個人的集合而成法身如來。究竟一心，法身如來都不是實體，又不是形而上學的實在，通俗以爲宇宙的第一原因，看作本體，以爲一心生萬法，這是實在觀的解釋，完全違背了如來藏緣起的意義。一心、法身在實在觀上，包括了一切的物心，這樣的東西不能作實在而存在。染汗的日常心就是一心的清淨大海水的波浪，完全與波不別的水，與水全別的波，離開了這兩個實體觀，就是如來藏。如來藏變爲波而沒於染汗生死方面，即由十二因緣的順觀而解釋，又如來藏變爲水，達到純淨涅槃的方面，即由十二因緣的逆觀而觀察的就是如來藏緣起。兩者合爲染緣起淨緣起，由前者而觀時，可能成立一闡提，外道，佛法中的外道，聲聞，緣覺，菩薩等的區別，初一邪定聚，次二不定聚，後三正定聚。由後者而觀時，便是如來智慧的境界，就是一法界，所以衆生界也是不增不減。勝覺經開明了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的二種，又明示了如來藏，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間上上藏，自性清淨藏的五種藏。又如來藏經說了九喻，即把如來藏譬如萎華中的諸佛，衆蜂中的美蜜，殼皮中的米粒，不淨中真金，貧家中的珍寶，果實中的種芽，弊衣中的金像，貧女祇的王子，泥模中的金像。不增不減經解釋衆生界沒有增減，以爲衆生界即是如來藏，如來藏即是法身。無上依經解釋無上菩提有了自性，因緣，感障、至果、作事、相攝、行處、常住、不共、不可思惟的十種分別，這些都是須要注意的學說。尤其無上依經在無上菩提的第七行處下說了佛的三身，第一身相應於五種相與五種功德，第二身把法身的淨流顯現的一切無量的如來的功德摩訶般若大悲的淨流，相應於五種功德，第三身以般若大悲的淨流所

顯的色蘊為體，相應於四分功德，這個要注目。根據佛性論而觀時，順序是法身應身化身，法身是無為之理，應身是大智大定大悲，化身是化他示現，這就是開本合迹的三身說，說像以前已而存在的三身說，可能微證於彌勒無著的法說。這種可以知道無上依經是在第二期大乘經典的最後期產生的。尚須注意的還有如來莊嚴智慧光明一切佛境界經釋的如來的不生不滅常住，如來的無為之相的九喻，如來的法身，十六種菩提，一切衆生的佛性如來藏自性的清淨，乃至大集經陀羅尼自在菩薩品解釋的一切衆生與一切諸法的本性清淨和客塵煩惱的關係，正定邪定不定的三聚，十二因緣的流轉還滅，衆生心的染淨二義，三乘即一乘，菩提心的強調，六十種淨業功德等，尤其後者的思想，由具勝經而觀察時，可能看作存在三〇〇年以前的思想，更為重要。

深密系統：通常使用玄奘譯深密經，又部分真諦譯解脫經，與菩提流支譯深密經，又部分譯有求那跋陀羅譯相續經地持論等，義經，和相續經脫如來所作隨順處義經等。該經原來有十八品，解脫經僅有其中的四品，相當於深密經的序品勝義諦品心意識品一切法相品無自性相品分別瑜伽品地持論品多品如來所作心意識品中的勝義諦品而巳。可是解脫經引用了心意識品和分別瑜伽品的文，可以推知解脫經原來不僅四品。又由諸譯的對照，內容的比較而考察時，解脫經的勝義諦品心意識品一切法相品無自性相品等，可以看作接近於原形的。其次加上了分別瑜伽品，而暫作完結，更而增加了地持論品多品與如來所作心意識品，最後的說處為十八圓滿的華藏世界，附有了序品。這個序品的添加就是該經將結合於華嚴系統的表示。又是重要一點。以上之勝義諦相品，以為勝義諦沒有「有為無為」的二相，離開了一切名言的相，超過了尋思的所行之相，超過了諸法的一異性之相，遍滿一切的一味相，這樣的詳說具有四相而明示了勝義諦。這究竟是本於般若思想的學說，其次心意識相品，詳說了心意識的秘密，明示了世俗諦。一切法相品無自性相品，闡明了深密系統即以心意識相品為中心。心意識的心是一切種子心識，又名阿陀那識，阿賴耶，阿黎耶識，

又單稱為心，意識是分別意識，就是第六識。該經絕對不承認第七末那識。

一切衆生輪迴受生時，身分生起的當初成熟一切種子心識，展轉和合而增長廣大的在有色界的根及所依的執受，與及名相分別的言說戲論習氣的執受，可是具有二執受的是有色界，不在無色界中，以下所說的都是有界中的識，而且限於人界，以人界當作代表。即由人界的識隨處於身而執持，叫做阿陀那識，於身攝受護護，因為安危同義，叫做阿賴耶識，更而大藏經集於六境而滋長六境的叫做心。此中一切種子心識相當於第三識支，解脫十二因緣當作三世兩重的因果，當作胎生學的看法。自從部派對立時代乃至大乘佛教完成期前後之間，各部派都作了種種的研究。遂於經量部變為細意識（一味蘊），就是這指這個。一味蘊具有除色以外的四蘊，伴著根邊蘊（五蘊），又第三識支指攝持胎的剎那，這時不完全是沒有五蘊，此中心識特別便勝，所以叫做識，而且第二剎那以後乃至第四週間是名色，第五週間是六入，所以一切種子心識的展轉和合而增長廣大的就是藉著二執受，這樣的解釋平行於根邊的發育（名色六入的發達進行），這兩者不是兩樣，所以前者指攝後言而言。有色的諸根及所依，指攝五色根與依止處，具有五根的身體。名相分別的相，指攝諸法品類的名句文的所依止。言說戲論是指思惟言詮。就是說由有漏的心心所。在名句文所依止的相，思惟言說名句文，即由這個熏習而貯蓄種子，外面所見的相是器界，內面所見的相是具有五根的身體，所以一切種子心識的展轉和合而增長廣大的，就是身體與環境的生長展開。併不增是為生出的在已而實在的世界中，生出就是自己的根大（身體環境）的現出。叫做萬法唯識。又一切種子心識的異名中，阿陀那識是執持識，就是一切的中心的維持者。阿賴耶識是藏識，包藏種子，一切緣的主體，這理可以看出各各的性質。此中阿陀那識最為重要，日常諸識的活動，向以阿陀那識為依止，建立而轉六識身，依止是「在」於「阿」的意義，六識身各各的活動，就是一切種子心識變了阿

陀那識。叫做建立。六識身建立了沒有活動時，不能叫做阿陀那識，這不過是一切種子心識。實際上活動時，以根境為緣，而生眼識等五識之一乃至五活動時，同時這等各個都生起與境相同的分別意識來，好像水流或者鏡面上生起一波乃至多波，或者一影乃至多影的緣而現前時，就會生起那麼多的波或者影來一樣。因為水流鏡面相當於阿陀那識。分別意識就是這六意識，根，境，前五識，第六意識都活動著，這個全體就是阿陀那識的作用。叫做一切種子心識。阿賴耶識，或名心，看作個體，叫做一切種子心識的維持者，執持者。所以五識之一乃至五以阿陀那識為依止，或俱或不俱而活動的僅作當體而觀見時，叫做善巧於心意識的秘密裡。這僅是一面，所以不是一切秘密。相反的，把這些沒有看作各別，而不用不看體的叫勝義善巧，即於心意識的一切秘密裡善巧。就是說不把阿陀那識當作一個固然的主體而觀察的，就是勝義的看法。即把這個看作一切的中心維持者，就是俗諦的所見。所以舉起一切種子心識並其異名等當作心意識之相的就就是俗諦。俗諦的所見之一切種子心識（阿陀那識）就是輪迴的中心，容易混同於佛教以外的外學所說的實體的我。所以該經云：「阿陀那識，甚深微細，一切種子（識）如暴流，我不開演於凡愚，恐彼分別執為我」如果沒有似我的，那該識的存在變為不可解，所以當然確實相似於我，同時阿陀那識併不是與我同一，因為阿陀那識為一切種子心識，念念變化而相續著。尚有更重要的相異點，就是因為阿陀那識完全施設於俗諦。真諦沒有何等的別體。原來把身體環境一切當作一的全體而觀看時才是阿陀那識，又把執持全體執持為主，而看作主體時也是阿陀那識。這樣的阿陀那識有了兩方面的看法，即於一切種子心識，阿賴耶識，心等也是一樣的當作識，心而命名時，都是俗諦的假名施設。這樣的學說確實基於般若系統的思想，經裡也會顯示了這點。勝義諦相品的開顯說：「一切法離有為無為之二，沒有名言，即是離言的法性。即為他現等覺假立名相而說有為無為」。然則宣說名相的阿陀那識，就是通達了離言的法性（勝義諦）以後的施設。

（待續）

## 東亞佛教史之十一

## 南北朝時代北地佛教

金山正好著  
釋果宗譯

## 一十之史教佛

南北朝時南地佛教，因貴族信奉而好玄學，在教學上是一直的興隆，其帝王，無力抑制地方豪族，佛教教團，在大體上法權均外，多是扶植世俗勢力，在北地民族，雖為峻嚴風土培植，但不是塞北民族，實用重要根幹，故該地佛教，多與經學有交涉，仰遠比南地熱烈，在庶民階級浸潤的程度也很深，其主要對像，以造像立寺度僧等福業，期待現世或將來幸福。到中期以後，教團多生弊害，漸次腐敗。北地帝王，因宗教統制力強，保其君主絕對性，用中央集權，因宗教統制力強，保其君主絕對性，大，南地排佛論，主要是思想爭執，而北地則淘汰沙門，大行破佛。

北地佛教，大體是以鄴都為中心，北魏初期，五胡時長安及涼州等系佛教，流行到鄴都平城，這一系因太武帝破佛而中斷，之後北魏還都洛陽，至北地時局安定，洛陽印度西域新傳來的佛教，與攝收在南地發達的佛教，又因北魏有東西分設，洛陽為兩個勢力所爭奪，佛教中心移轉到鄴都及長安，西魏併合了蜀地，受南北兩地佛教而榮興，但長安等佛教，因北周破佛，教徒四散而衰微。在河南嵩山，白鹿山（輝縣西五十里），山東泰山，陝西太白山（太一山），終南山等，都為愛山林靜寂的僧徒居住處，其一部分為破佛時，教徒的逃避所，教徒往來甚繁。

北魏佛教，世祖太武帝（四二四—四五二）初由北涼連雲無識未果，尊重赴關中的疊始，很關心佛教，後因傾向於道教，敢行破佛，蓋道教在漢末三國時，有張角、張脩、張魯等唱行太平道及五斗米道，誦「老子」，依祈禱符咒療病，益得俗信，與左慈、葛玄等所唱神仙養生丹藥之術合流，於此老子加上哲學氣味，由北魏寇謙之改革而確定。謙之其師崔浩，依其教思想而上疏聖王受命之旨。

太延六年（四四〇），太武帝因此改年號為太平真君，翌年，詣道壇受符籙，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蓋與亂而至長安，見佛寺內藏有兵器，誅寺僧，又在寺內見醜陋器具，公私諸人施物，及婦女窟室，遂容崔浩奏，先坑殺長安沙門，焚毀寺塔經像，勅令國內各地皆準之，是時謙之諫浩，太子晃也屢次諫帝不聽，國內寺塔皆被毀盡，唯因太子暗示一部分僧徒持經像避難他處。

至太平真君十一年，崔浩因編纂魏史被誅，帝亦為宦官所弒，弟之子高宗文成帝（四五二—四六五）即位時，先下詔再興佛法，在諸州郡縣建佛圖一區，又定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距離國都郡縣定十人，性行素篤，良家出身者，聽其出家，至六年，有司詔，為太祖以下五帝，於五級大寺，鑄六種迦立像五軀，使師賢為道人統，和平之初（四六〇），賢入寂後，曇曜補之，改稱為沙門統，師賢是晉人，北涼滅亡後，從涼州移平城，因是晉師，免破佛之難，曇曜，與玄高同在涼州修禪業，至平城得太子晃尊敬，破佛時雖變形還俗，但密持法服器物不離身，及至為沙門統，勸文成帝，在平城西武州塞，開鑿石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軀（這一歲鑿六十斛穀，入僧曹之僧祇戶，又奏，使諸方徙民，一歲輸六斛穀，入僧曹之僧祇戶，其果為僧祇粟，以備饑荒，用諸重罪民及官奴，為佛圖戶西掃或輸粟，請西域吉迦夜，在石窟寺鑿出「雜寶藏經」八卷，及龍樹以前因明論典「方便心論」一卷等，此北魏佛教再興的資料很多。相傳「付法藏緣傳」六卷，是曇曜與吉迦夜共譯，記摩訶迦葉以下弟子比丘至二十四祖相承事。依其內容，很難認定是梵本譯出，或者曇曜是佛教傳之編作者，也未可知，又參有道教思想的疑偽造之「淨度三昧經」，一說是曇曜譯出，亦或是曇曜為調和道佛二教而作。還有嵩山頭陀坐禪之僧周，破佛後，因永昌王之請，

派弟子僧高修復長安故寺。文武帝太子顯祖獻文帝（四六六—四七〇），在平城起建永寧寺，造高三百餘尺七級塔，於天宮寺，鑄高四十三尺釋迦立像，建高十丈三級石塔，讓位後，退到北苑崇光宮，覽習禪籍，兼好老莊。

高祖孝文帝（四七二—四九四），善談老莊，尤精佛法，遷都以前，奉普通「涅槃」，「法華」，「成實」，「勝鬘」的道教為師，遷都後，與道登同在徐州，僧淵門下，尊敬普達「成實」的曇度等，為慧光之師佛陀禪師，建崇山少林寺，其奉佛事蹟很多，在延興二年（四七二），欲澄清僧徒，禁止沙門在民間浮遊，太和十年（四八六），使無籍僧尼一千三百二十七人還俗，同十六年，限制度僧，與沙門統僧顯等共定僧制四十七條，勅諸州僧徒，舉行結夏安居講法，改古來建福曹為昭玄寺，置沙門統（昭玄統），都維那，管理僧尼，由于遷都，北魏佛教就以洛陽為中心，教學上非常發展。其後是世宗宣武帝（五〇〇—五一五），肅宗孝明帝（五一五—五一八）繼承，除孝文帝皇后出家外，其他王族多數是篤信佛教者，寺塔建造相繼而起，其中，洛陽永寧寺及伊闕佛龕，為當時佛教建築之雙璧，永寧寺，熙平元年（五一六），是胡太后模倣平城永寧寺，而在城內建造的寺，其九層木塔，高一千尺，在百里之外能見到，伊闕佛龕，即是龍門石窟，在洛南之太和（四七七—四九九）時，為民間創建，最明初（五〇〇），世宗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照雲岡石窟，營造石窟二所，肅宗也為世宗增設一窟，又胡太后，熙平二年，參加度僧制限事，寺院僧尼益益增加。在「魏書」釋老志及「洛陽伽藍記」載：

太和元年（四七二）平城約一四〇、二〇〇餘  
（四七七）四方六、四七〇、二〇〇餘  
魏末（五三四）洛陽一、三六七、二〇〇〇餘  
天下三〇、〇〇〇餘、二〇〇〇〇

此中特別是魏末，寺院僧尼甚為龐大，北地信

仰與南地不同，以造寺度僧功德而求福利之風氣，王族庶民皆很流行，庶民建造的小寺院很多，魏末之亂，京邑第舍，幾乎皆爲寺院，對僧尼，王族臨時皆可度僧，私度很盛行，又庶民爲免租稅力役，都和僧徒同夥，其數字很驚人。

因此教團質量很低下，僧祇票爲僧徒私有，造寺造像，農民困憊，僧惡怨嗟之聲漸喧，加之教徒間，以邪說煽惑愚民，及至成了叛亂，從延興三年，到熙平二年（四七三—五一七），最顯著的有八次。因張普惠，在肅宗廟前上疏，說其弊害，一方面與道教發生論爭，正光元年（五二〇），曇首在殿上，與清通觀道士姜斌論老子化胡等義，而破斥之。因魏的分裂，洛陽僧尼多徙到鄴都，臣民又捨宅爲新寺者很多，東魏孝靜帝（五三四—五四九），元象元年（五三六），雖禁止造建新寺，但在後三年，自己改鄴都舊宮爲天平寺，至于北齊，在國都鄴支寺，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州郡縣置沙門曹，功曹主簿員，文宣帝（五五〇—五五九），使法上爲大統，外置九統，在諸州勸置禪肆，爾後，諸帝雖都信奉佛教，但未改北魏弊風，「續高僧傳」靖嵩及法上傳記，鄴都大寺四千，僧尼近八萬，四方寺院四萬餘，僧尼二百餘萬，武平中（五七〇—五七五），章仇子陀上疏，請禁柳僧尼反被禁固，又此時金鵲的石窟，石經很多，北齊文宣帝，在天龍山（山西省太原縣西原三十里）創仙巖石巖寺，孝昭帝（五六〇），於同地創天龍石窟寺，承光元年（五七七）幼帝，於晉陽（太原）西山，造大佛像，雲臺山（河南省武安縣南三十里）石窟，爲北齊皇室靈廟的開金，其第二窟刻經洞，是開國公唐惠顯念法寶的永續，從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期間（五六八—五七二），壁上刻有「維摩」、「勝鬘」、「李」、「彌勒成佛」等諸經。北齊時的石經，除造像堂山刻經洞外，尚有山西省泰山經石峪大字摩崖之「金剛般若經」（刻年不詳），同省徂徠山映佛殿之「摩訶般若經」（武平元年刻），同省遼州原縣摩崖之「華嚴經」（北齊初年刻），同省風峪碑板「華嚴經」（天保年間刻）等，這些至今還存在。

西魏都城長安佛教，因先前北魏破佛而一時閉息，西魏文帝（五三五—五五一），使道瑒任魏國大統，創大興寺，丞相宇文泰，使曇瑒撰「菩薩藏經要」，「百二十法門」，至北周，明帝（五五八—五六〇），勅建大勝殿，大勝殿二寺，國家每年度僧尼甚衆，當時曇瑒（五一六—五八八），道安（六〇〇時），稱爲二傑，江南學僧來遊者甚繁。

北周武帝（五六一—五七八），信道教二教，偏重儒學，天和二年（五六七），衛元嵩與道士張賓結好，上書破佛，但未即決定，屢召衆僧，道士，名儒等，論儒佛道三教優劣，當時風靡上「笑道論」三卷，道安上「二教論」一篇，僧勣著「十八條難道章」，「釋老子化胡傳」各一卷，都是駁斥道教未成功，建德三年（五七四），帝勸斷佛道二教，毀經像，命沙門道士還俗，同六年，滅北齊，又破其地道佛二教，將四萬寺廟賜爲王公，僧徒充爲軍民，編戶歸還者近二百萬人。因這件事給佛教打擊最大，寺像毀壞，僧徒還俗，有爲法殉身，有逃去山林，或徙進江南。帝在不令禁斷二教的翌月，立通觀觀，招二教名僧百二十人（其中有彥深，普明等），各問經典，帝的用意只是破教壞團，並未想排斥教理，因當時教團腐敗到極點，這正是一服清涼劑。建德七年，武帝崩，宣帝大象元年（五七九），恢復佛道二教，使沙門道士歸還精誠自守，至此佛教又見復興的曙光。

其次此時北地之諸經，如前述在北魏平城雖很盛行，但極盛的是在洛陽遷都以前，中印度初那摩提及北印度普提留支，正始五年（五〇八），前後至洛陽，與北印度的佛陀扇多等，同譯世親「十地經論」十二卷，世宗自序筆受，侍中崔光爲製序，勒那摩提，別譯世親「法華經論」一卷，彌勒留支譯「佛名經」一卷，「入楞伽經」四卷等，普提留支譯「深密解脫經」五卷，「不增不減經」一卷，世親「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論」三卷，「文殊師利菩薩問答

薩經論」二卷，「無量壽經論」一卷，提婆所作之「百字論」，「破外道小乘四宗論」，「破外道小乘涅槃論」各一卷等，佛陀扇多普泰元年（五三一），譯無著「攝大乘論」二卷等，中印度波羅密城的婆羅門羅摩般若流支，熙平元年（五一六）來洛陽，隨還都到鄴都，譯「正法念處經」七十卷，龍樹「一輪虛迦論」，無著「順中論」，世親「唯識論」（唯識二十頌）各一卷等，北印度烏菴國毘目智仙，與羅摩般若流支，共在鄴都，譯龍樹「中論」一卷，世親「業成就論」一卷等，又至北齊，北印度烏菴國那連提黎耶舍（四九〇—五八九），於鄴都譯出「大集月藏經」十卷，「月燈三昧經」十一卷，「大悲經」五卷，「法勝阿毘曇心論」六卷等。後周時，中印度闍那耶舍弟子婆婁耶舍，及北印度提達闍那耶舍，同來長安，譯「大衆同性經」二卷，「大雲雨經」一卷等，耶舍多別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呪經」一卷等，闍那耶舍在益州龍淵寺，譯出「法華經普門品重誦偈」，「種種雜呪經」各一卷等，其他這時代傳譯的佛典甚多。還有北魏神龜元年（五一八），惠生應胡太后詔，求法西域。印度，太后奉獻大幡長七百餘尺，給僧跋提離浮圖，正光二年（五二二），同行者宋雲，齋歸大乘經典百七十部，其行略大部分載於「洛陽伽藍記」等。

關於南北朝地教學，到本章再述，當時講習誦持最盛行的佛典是「涅槃經」，次之是「十地經論」，「法華」漸衰，還有「大智度論」，「成實論」，「維摩經」，「四分律」，「菩薩地持經」，「勝鬘經」相互雜行，其中「大智度論」，「四分律」，「地持」，「勝鬘」漸盛，「僧祇律」，「楞伽經」，「大品般若經」，四論，「遺教經」，「攝大乘論」等也很流行。對於信仰實踐方面，僧徒修禪者最多，持律持戒次之，與南地同樣，但習禪之盛行爲北地一大特色。還有布薩也相當流行，可是說齋，禮懺等不及南地。以信仰來說，初期信觀世音，後期多信阿彌陀，彌勒。（待續）



## 建立思想

古峰

思想是什麼？國父在著手三民主義中說：「思想就是一種信仰，一種力量。」為何思想會是一種信仰，一種力量呢？因為由思想便可以產生偉大的信仰，更由信仰產生出偉大的力量啊！

舉世聞名的愛因斯坦，因為他有正確的思想，發明很多科學化的工具，供給人們應用，因此人們對他的崇拜，在兩年前他已離別我們這個世界，但是他遺留在世上的思想，卻被後人，應該把思想用在正大處，思想行為表現得正大，他的人格自然也就跟著偉大了。為了人類共處的道德，也為了自身的前途和名譽，那末人類對思想的發揮，就不得不深入的考慮，是否正確了。

## 假如你

莫正熹

這位為人類造福不淺的大科學家，敬之若神，可惜在兩年前他已離別我們這個世界，但是他遺留在世上的思想，卻被後人，應該把思想用在正大處，思想行為表現得正大，他的人格自然也就跟著偉大了。為了人類共處的道德，也為了自身的前途和名譽，那末人類對思想的發揮，就不得不深入的考慮，是否正確了。

佛教是什麼？佛教不是鬼神教，不是邪說外道，更不是迷信消極下流卑鄙和偽善的宗教。假如你以這些來估量佛教，那你就完全錯了。

老實告訴你：佛教是打破宇宙的壁障，揭穿人生的秘密，引導人們趨向光明正大的坦途，跳出憂悲苦惱的牢籠，永遠斷斷窮根而達到最究竟安樂的宗教。

佛教的經典完全是科學化、哲學化、和宋明理學化的清高道理，與世間的卑鄙、迷信，不堪入目的倒幕東西完全不同。

在你沒有認識佛教以前，聽了我這些忠實的報導，或者會冷嘲我，譏諷我和唾罵我的，但是假如你肯虛心

一下，退讓一步，姑且做一個大傻瓜，把佛經打開一看，你就知道佛教原來是了不起的好東西，到那時你才會埋怨我，為何不早在十年二十年前為你宣說。

讀者們！我再告訴你吧：假如你不看看佛經，真是辜負了你爸爸娘生給你的雙眼，冤枉了你讀過那麼多的書，使你的學問置於英雄無用武之地哩！

佛教的覺悟大門是永遠打開著的，其中有無量寶光華奪目，任憑你自己去選擇去使用；假如你掉頭不顧，反而跑入了邪途的話，該是你深深業重，福薄命乖，不當解脫。到頭來，出胎入馬腹受盡了百般的艱難，楚，那就悔之莫及了。唉！「眼前多少聰明輩，為甚來由不轉頭！」

## 忘我

澄波

修學佛法最高的境界是教人「忘我」，然而要我們真能忘我，那又談何容易？必需做到以佛心為己心，以菩薩行為己行。一切為眾生作想，方可進入「忘我」的範圍。儒家教人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是在必要時，把自己看輕些而已。「忘我」最大的敵人是自私自利，細看今日的社會，誰不都在沿著無往而不利的前途走，因此也就造成了世界不安，和平得難實現的現狀了！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不憚王宮人間欲樂，到雪山行了六年的苦行，最後終究發現到人生解脫之道，我們的教主是犧牲個己的欲樂，為整個的人類求福利，這是真正做

到了「忘我」的精神，非通常比較。又如諸大菩薩要應化人間，也無不先從「忘我」做起，像地獄未空誓不成佛，這是地藏菩薩的大願，諸如此類的實證，經典中很多。

普通人有時也可做到「忘我」的境界，如詩人在花前月下散步，欣賞行雲流水，讓心兒任意去飄逸，不禁令人神往，這是一種詩情的「忘我」，但那只是一剎那就會消滅了。在兵荒馬亂中，寒兒帶女，登山涉水，腳上走起了泡，尚不覺知，這是痛苦時的「忘我」。軍人為保衛國家民族的安危，與敵人作戰，衝鋒陷陣，出生入死，只覺熱情奔放，忘卻自身的存在，這種為國犧牲的「忘我」精神，才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相反的也有一種人，只是時刻注意到自己的安全，所謂：「行船走馬三分命，結果造成寸步難移，終此一生而已。或者稍微身體欠佳，馬上跑到醫院裡去檢查，惟恐在自己的身體上出了毛病，結果以假成真，這是人們過於注重自己，而吃了「不能忘我」的虧。不能「忘我」，本是常人與生俱來的應有的現象，不足為怪，只因為大多數的人為名利所纏繞，讓自已終日在是非得失中兜圈子，變成了人生的病態。倘若每一個人，都能夠去從大處着想，時刻不忘記對人羣所負的責任，自強不息的去努力奮鬥，那末，這種「不能忘我」的態度，在學佛的人來說，是應該可以避的呵！



## 江南慧三法師

大陸善知識回憶之二

唐湘清

中國和尚的名字，多數是空呀，虛呀，覺呀，慈呀，慧呀，一類的字眼兒。因此之故，同名同號的和尚，就不算稀奇的事。我聽得大體法師在世時說過，中國現代一共有五位慧三法師，他統統都認識。我在佛教中的交遊，不像大體法師那樣的廣，對那五位慧三法師並不全都認識，只認識其中一南一北的兩位。現於臺北縣樹林鎮任福慧寺住持的慧三法師，是北平籍，大家在臺灣，有見面的機會，還不到回憶的時候。那麼我現在回憶的，當然是指身陷大陸存亡莫卜的江南慧三法師而言。說起這位南慧三法師，過去很做過一番佛教文化教育事業，如果學佛稍久而又關心佛教大局的道友，對他應該不會生疏的。本來和尚好像是江蘇北部的特產，而這位法師却是江南南部人，生長在江南的我，殊覺引以為榮。江南慧三法師在出家以前，早已是一位信實虔誠而又熱心弘法的青年居士，他是江蘇省江陰縣北周莊人，俗姓繆，名濂源，當年的繆濂源居士，曾任上海佛教日報記者，奔走採訪佛教新聞，報導各地佛教動態，固已不遺餘力，還常到廣播電台去播送佛陀的法音，到各監獄去講說佛法以化囚犯。有一佛教出版社，曾把繆濂源居士在電台弘法的廣播稿，編成「入佛播音」一書，這本書我曾帶來臺灣，去年臺灣廣播電台鄭居士，向我要電台弘法的資料，我就把「入佛播音」一書借給他，他也認為極合電台廣播弘法之用。江南慧三法師出家前的繆濂源居士，其弘法成績，並不僅止於佛報記者、電台弘法、監獄弘法而已，據說他還帶了一群青年道友，到人家去家家戶戶的登門傳教，這樣熱心的傳播佛陀聖法，真可歎為稀有難得。由於上求下化菩提心的蓬勃增長，終於使他感覺做一居士還不夠，就在三十多年歲的時候，跟從德高望重的上興下慈老法師出家為僧，從此當年的繆濂源居士，竟一躍而為人天師表的慧三法師。繆居士出家而為法師以後，曾做過很多佛教文化教育及傳教事業，創設佛教文化社於

無錫中市橋，那是號稱小上海的無錫城中唯一佛教文化機構，流通很多的佛教經典書籍，並發行佛教文摘季刊，專門選載當代大德開揚佛理的佳作，又創辦佛學研究會，分設講習班及函授部，我首先加入佛學函授，其後各省僧尼居士加入函授者，前後不下百餘人，函授內容除「小乘佛教修持法」外，以因明及唯識為主，因此使我一度對因明唯識發生濃厚的興趣，當時曾專讀因明唯識書籍，雖然我的研究不夠深入，但慧師在這方面給予我的影響，那是不可忘的。慧師的著作，雖關於唯識方面的較多，但他對於社會普通一般民衆的弘法，却以淨土為主，那時無錫江陰常熟等縣鄉鎮，佛教進社普遍，大多由慧三法師直接或間接領導，其後並有錫澄虞三縣佛教聯誼會之設，因此慧三法師除了忙於佛教文化教育事業以外，有時要到各鄉鎮去講經說法。到大陸淪陷的前二年，惟雲法師創辦興慈中學於上海，應請慧三法師擔任該校教育會主任，從此慧師又肩負起教育後進的重責。雖然興慈中學創校歷史很淺，但進步很快，佛化教育的成績，顯較其他創校在先的佛教學校優良，這固然由於興慈老法師偉大的推動力，而慧三法師主持該校教育的貢獻，尤功不可沒。慧師不僅學識淵博，著作豐富，且在道德修養方面，亦已爐火純青，本來由於某某等拼命鼓吹僧俗間的佛教時論，造成佛教界一度瀰漫著一種坐不穩、思不慮、閉關談論人非己的惡風，而慧師雖寫作甚勤，却絕對未為惡風所染。我親近慧師的時候，自己還是年未立的青年，常常到他那裏去高談闊論的暢敘，深深知道他嚴守「不說四棄過」的戒律，甚至有時在他面前激昂的批評他人，他也只靜靜的聽，從不稍覺惱。我覺得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師徒相承的影響很大，原來慧師的師父與慈老法師，是一位著名最沒有火氣最沒有煩惱的真正高僧。聽說與老法師早於幾年前在滬圓寂，而慧師的近況，不得而知，回首前塵，令人眷眷不已。

## 影印日本昭和法寶總目徵集預約啓事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為漢文藏經最末一次刊行，亦為較完善之結集，於大正年間開始，昭和年間完成，是即現今兩年中華佛學文化館印行之原典。本館自開辦以來，承蒙各界愛護，業務日見發達，茲為弘揚佛法，特將原典影印，以資流通。此項影印，係根據原典，經專家校對，力求準確，且影印本體裁整齊，印刷精美，極具收藏價值。預約者請速，以免向隅。預約費如下：

- 一、預約費：每部定價一百元，預約費五十元。
- 二、郵費：每部加郵費十元。
- 三、裝訂費：每部加裝訂費五元。

預約截止日期：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逾期恕不受理。預約手續：請將預約費及郵費、裝訂費一併匯寄本館。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郵政劃撥帳號：第一二八四三號。

建康書局有限公司謹啓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二八四三號

我救了一個行將自殺的青年

一 諸行無常是生

減法

記得是去年初秋的一個傍晚，陽的餘輝把天空反映出一朵朵的彩雲，彩雲經過徐來的輕風吹拂後，更顯得百姿千態，花樣難數了！俗云：『夕陽無限好，只惜景不常！』這種自然界的偉大壯觀，彩雲，眨眼頃，隨着夜幕的下垂，而漸漸變成了一隻隻可怕的龐然怪物，我觀此景，衷懷蕭然！不自主的誦出了『諸竹無常，是生滅法』的半偈。

二 法師！我要求  
解脫

此刻，我正想走進茅蓬，門門自修；突然從我背後走來一個形貌俊秀，風度翩翩的陌生青年，他好像沒有看見我似的，從我坐的一隻藤椅傍走進佛堂，他把一根香擲着掉進香爐內，就地連着砰！砰！砰磕了三個響頭，起身來不客氣的，順勢坐在靠近塔壁的一隻凳子上，很乾脆的對我說：「法師！我要求解脫！」說着說着，一雙包滿了淚水的眼睛，直瞪着我，意思好像是在等待我的答覆。我對他點頭微笑，順手倒了杯開水遞給他，他欠身接過開水，這纔話了聲「謝謝！」但他的目光自始終沒離開我的面部。我看看茅蓬外面已是很黑了，我想不與他敷衍幾句，看情形他必不肯離去，然而，他這種突如其來的要求，使我一時竟想不出如何答覆他？

三 你誤會了解脫的意義

大概默坐了有一分多鐘，我終於

開口的青年，我說：「你看你是一個很有作爲的  
家庭呢？其實，在這國難方殷，同胞多出了苦的就沒救家，像你這麼年青，難道出了家我就沒有家了？」  
佛！但我學佛不必出家，因為出家人學了佛法，但說的話尚未結束，他慌忙的意搶着說：「我的話說出來了，我忙的意思不是想學佛，而是自己想自殺呀！」他滿口不是想學佛，而只是想自殺呀！他滿口是淚的珍珠，一粒粒滾落在他的胸前！

四 你爲什麼要

毀滅自己呢

「你爲甚麼要毀滅自己呢？」我

「法師！我毀滅自己的原因  
是起來真是一言難盡！總之

「他看看我，便又將頭低下，飲泣着，一言沒發！」

五朋友！自殺是

罪惡不是解脫啊

[illegible]

炊僧

[illegible]

六 他居然覺悟了

錯。這俗話說：『話是開心鎖，一聽了不  
我的話，他居然面無所掠，去的青年，一  
當兒，他靜觀，他走了，他表情的，他給說  
神志漸漸清醒，他也不再垂頭喪氣，暮  
漸光亮了！他待我的話，剛說完，他  
沉沉的立！他待我的話，剛說完，他  
敏捷的發！他待我的話，剛說完，他  
無知，稍受挫折，便萌短見，今  
×法，稍受挫折，便萌短見，今  
殺不是，我弟，我明死後，信  
滅苦，不增，我弟，我明死後，信  
三寶，極做諸惡，永斷行惡家，勉力  
父母，有情，無情之善，常行益世，人  
類，有，無情之善，常行益世，人  
哀，受我！我聽了他的發願詞，我  
笑了！他差慚的，我快回家，我  
則，要八點多，我快回家，我  
說了，柴門，我快回家，我  
空，彩雲變的那龐然怪物，面望天  
迹了！而我又不自主的哼出一句：『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

# 閨中日記

## 華嚴閨主

### 八月十一日 合情合理的法律

司法獨立，本來是只講公理而不講人情的。若講人情於理恐怕就不公了！但是，如果能體公情不談「私交」而又不碍公理的話，那就是真正合情合理的民主法律了。

美國聖路易市有一位百貨公司的職員，名叫維里遜，因為一件小事和顧客發生爭執，顧客在盛怒之下，提起玻璃瓶想擲，維里遜為了避免危險，衝上去把顧客壓倒。適巧背後是一堆玻璃飾物，顧客背倒下去時，玻璃刺進背肉，當堂受到重傷，入醫院後不久不治斃命，於是，維里遜被控謀殺。

經過相當時間審訊和辯護，法院認為維里遜與顧客發生爭執，為了自衛而把顧客致於死地，不算犯罪；但是，顧客的生命因維里遜一推而喪失，維里遜就犯了間接謀殺或直接謀殺之罪，最後，法官判囚八年監禁。

維里遜提出反對的理由說：「我自己坐牢倒無問題，但我一家九口，全靠我一份職業支持，他們還沒有能力做工作，如果我失去供養之責，九個人便要餓死，為了補償直接造成九個婦孺坐而待斃，未免太不人道！」

法官聽了，非常感動，於是親自到維里遜家裏及百貨公司，證明了維里遜所說不訛，便重新對維里遜罪問題討論。但八年監禁已判定了，不能再改，於是，經過多方面商討，法官提出一個史無前例的古怪辦法，就是「分期坐牢」。

維里遜在百貨公司任職，平均八個月的收入可以維持家人一年生活，即是一年之中，維里遜有四個月不必工作，法官便命維里遜每年由四月到七月依時坐牢，一月到三月，八月到十二月回百貨公司工作。

原判維里遜囚八年，合共九十六個月，現在維里遜每年只坐四個月，那末，計算起來，坐二十四年才把監期結束，維里遜現年三十九，看情形要坐到六十二歲了。（見二二三號民族報）。

語云：「法律不離人情，人情不離法律，」換句話說：法律就是人情，人情就是法律。可惜！有些執法者，只講人情而不講法律或者只講法律；而不講人情，皆失去了合情合理的中庸之道了！

### 八月十二日 居利思義

呂東萊曰：「共患難，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利者人之所同欲；人之所同畏，其勢必合，人之所同欲，其勢必爭也。」這固然是共患與共利的箴言，同時也道盡了一般人好利和畏患的通病心底！

財利，是最富有誘惑的東西；它能轉變人的思想，消沈人的志氣；它也能破壞人的名譽，損傷人的身體；更可能斷送人的生命！語云：「金錢萬惡」。即為此理。

一個人能做到臨財不苟，居利思義，遵重自己的品格，不肯為利所屈；那他一定能够成為社會中最重要而最有力量的一份子。

美國林肯總統當他做律師的時候，有人出多錢請他為一件訴訟案中理屈的一方辯護，林肯說：「我不能這樣做，因為到了庭上為理屈者強詞辯護的時候，我的心中，一定會不住的這樣想：『林肯！你說謊了！你見利忘義了！』我相信，那時我會忘形，而不自主的高聲叫出來的。」這種居利思義，不為金錢而出賣人格的精神，是值得今人所效法的。

「利令智昏」，是我國的一句古訓。一個見利

忘義的人，在他總以為一個指頭，可以抵盡天下人的耳目，暗中受賄，不義之財，是不會有人知道的。其實，一個受了不義之財的人即使國法放他過去，而他的內心也會時時受到譴責與不安的。當知一個良心有羞愧的人，比起身在囹圄人的痛苦，不知超過幾千萬倍哩！

錢大昕大驚齊養新錄云：「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饋！故井上之李，甘於彈鋏之魚，五侯之饋，劣于墻東之僮。」立身做人，若能在比中會得少許，可以終身受用不盡！（見本年二月十日中副）

### 八月十二日 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是屬於高瞻遠矚智者的事，因為常人不但不沒有深謀遠慮的慧眼，而且動輒樂以忘憂。有一寓言故事說：從前有一少年與一老者，入山砍柴，當少年在樹的頂端砍伐時，老者只是靜靜的看著，不發一言，等到少年工作完畢退到樹的中間時，老者連聲的提出警告。少年著地後問老人道：「我在樹梢最危險的地方，您為什麼不對我提出警告，而等到我退到中間時，才嚷着教我注意，是何道理？」老者說：「經驗告訴我，人當在最艱難危險的時候，往往自己提高了警覺，可是，由艱難而步入坦途時，却往往因大意而發生傷身失命的危險。」這是居安思危的至理名言。因為一般人的通病，是慎於大而忽於小，謹於危而疎於安的，所以，古今以來不知道有多少未成名的英雄人物，皆在「善始者多，克終者寡」的斷言下而消失了！

的確，一個人能做到防不勝防，敗不殺，居安思危，慎始慎終的境地，實在是不難能可貴的，貞觀五年，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

宜將護，倘能自放縱，病後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我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而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太宗與魏徵，一唱一和，可算道盡了居安思危的訣妙，由此可知，史稱「貞觀之治」的盛世，得居安思危的力量，亦復不少吧？（見本年二月十一日中副刊）

### 八月十三日 魚山梵唄

我國古樂的聲調，爲五音十二律。傳爲黃帝時代的伶倫所發明，迄今已經有四千六百多年的歷史，後來到了東漢，因爲佛教傳入我國，帶來了印度的梵音，使我國的古樂又放出一道新的曙光；同時梵音亦因受我國古樂的融會（加入鐘磬等樂器），進入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完善。由是我國的古樂和印度的梵音，如水乳交融而達到真善美的極端，所以有「魚山梵唄」華梵併舉的命名了。

曹子建，不但賦有七步成詩的天材，而且對於音樂也有獨到的見地，他認爲我國古樂的宮、商、角、徵、羽五音，不敷聲調的應用，所以當他封爲陳思王的時候，就開始苦心研究改善音樂的恒聲調，終未能止於至善。後來因遊魚山（在今山東東阿縣西，亦名漁山，又稱吾山），聽山僧誦梵唄，而完成七音的聲調（五音外再加變空變徵二音），因此我國的古樂終於登臺造極的佳境。故文句記引梁宣驗記云：「陳思王。姓曹名植，字子建，魏武帝（曹操）第四子，十歲善文辭，私制轉七音；植曾遊漁山，於岩谷間，聞誦經聲，遠谷流美，乃效之而制七聲。」又名公志云：「子建，操四子，十歲善屬文，誦詩書十餘萬言，邯鄲淳見而歎歎，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遊魚山，聞有聲特異，清厲哀婉，因做其聲爲梵唄，今樂中有魚山梵，即其遺奏也。」

（一種）之規定，唱誦有三眼一板（俗稱兩鑼一鈴）之節拍，發音聲調以三契七轉（俗稱三響九轉音）爲母音；其他晨鐘暮鼓等，皆有風、雨、雷、電的四種規律；演揚於深山叢林之中，清麗婉轉，如海潮驟至，如松濤徐過，使人聞之，莫不心曠神怡，俗念全消！

曹子建因誦梵音而增創七音（後人皆以合、四、一、上、尺、工、凡等七種簡號代之，俗稱工尺譜）使我國的古樂，因此而告大成；故我國一千七百年以前的音樂七聲，而能與現在西樂所用的七音（1、2、3、4、5、6、7）不謀而合者，這就不能不歸功於曹子建的創增和佛教梵唄的襄助了。

### 八月十四日 關中一日記

早上四點鐘起身，漱口刷牙後，到佛前上香奉供水，頂禮十二拜，（其中，三拜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三拜頂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三拜頂禮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三拜頂禮關聖帝君及父母師長，生者消災降福，死者往生西方。）然後靜坐兩小時參究本來面目，六時一刻，敲木撞鐘誦咒一週，金剛經一部念本師釋迦牟尼佛若干聲，皈依，祝聖，七時早飯稀粥一大碗（約兩小碗），先供佛，後以花生米或鹹菜佐餐。七時半至八點，打掃苑落，擦洗地板，整理床鋪，八時至十二時看藏經，四小時看經，若摘錄筆記。頂多只能看兩卷，假使不須抄筆記三卷四卷可以看。十二時午飯，吃飯兩小碗，茶約一小碗，飯後經行二十分鐘，即午睡一小時，一點半至二點半，練習大小毛筆字，一小時。二點半至四點，看高僧傳記。佛教歷史等，四點至五點，整理一天的佛學筆記。五點至六點半，洗溫泉澡一個，兼洗頭或剃頭。五點半至六點半，晚課，誦彌陀經一部，蒙山一週，念阿彌陀佛若干聲，皈依，祝聖，出蒙山食，回向法界餓鬼，皆獲飽滿超昇。六點半晚飯，與午飯同。飯後經行半小時，從七點起至九點，看我國古今史書，及中外名著，做日記，寫文章，皆在此二小時之內。九點至九點半，禮佛半小時，祈求世界和平，國運昌隆，九點半起，脫衣上床，裹被臥坐，至昏沉時，聽其自然倒下而睡，生活規定，動止有時，自然離諸痛苦，身心清淨，關中人能身安心安，皆在護問人之相應與否，我初入關，付託非人，不免心煩惱亂，待更換護關之後，食用所需，皆能依時送達即泰然矣！

### 八月十五日 明月與故鄉

自古以來，詩人常常把明月與故鄉連在一起吟咏，好像看到明月就引起思鄉之念，這一年四季，尤以秋月爲甚。從前我在土生土長的家鄉，讀到古今詩人明月與故鄉的吟詩，不這無動於衷，而且懷疑詩人故弄手筆，今天我客居他鄉，變成飄泊遊子，鄉音不通，看到明月皎潔，好像非常親熱，因此想起在故鄉月圓時團聚的樂趣了，今晚明月當空，自己不會做詩，吟幾首古人的名詩消愁解悶，其味亦覺無窮！茲錄數首於後，以供同有此感的讀者。

李白靜夜思詩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杜甫月夜憶舍弟詩云：「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李杜這兩首詩，請大家讀讀看，好像就是替我們逃難來臺灣的人寫的。

李白夜泊牛渚懷古云：「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吟，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不知道我們明朝或明年，是否也能掛帆歸去。

清旭疊嶂詠月夜過雷塘道中云：「誰唱吳歌古渡頭，一聲清怨過迷樓。滿江涼地蘆花月，掠亂連天鴻雁秋。寒樹著霜殘葉落，廢塘埋玉尚名鉤，道人不得繁華感，午夜行吟別有愁！」

讀者諸君，莫謂關中人見明月不能忘鄉情；實在關中人「午夜行吟別有愁」也。



## 寶島遊踪

曼德清

臺灣，古即有蓬萊之稱，往日每經說部或詩，一視蓬萊二字即往不亡。自然詩與說部所言皆作者之理想，理與實事，或難相符合，然而，實事亦往往有異常耳。即使不與理想相符，亦十之八九相像；以臺灣來說，四時如春，花草常盛，遍山有蔥綠之樹，遍地有甘霖之田，其產菓品，如鳳梨，甘蔗，香蕉，柑橘，甜美芬芳，爽口不絕，尤以地勢，玲瓏雅秀，似閩閩之虞子，如秋夜之淨月，其美亦勝，亦巧——非謂曲盡天工之巧。阿歷山上之雲海，花蓮港口之潮聲，游子一見，誰謂非登蓬萊之仙境或臨龍宮之寶座？嘆乎止矣，貧僧寬此，怎不叫一醉舒情！

作者來臺，屈指一算，已將三冬一春，於學於事，實無所成，但於玩於吃，殆已遍全島了。玩吃之餘，亦好覽景掃筆，今特為記之，他日返回大陸，俾捧一讀，亦眼庫快事也。

一、夜臺北 散記  
臺北，是今天寶島的首都，它的繁華也正如它的盛名，日譽一日。筆者由香港回國，首即卓錫在此。

我在這裡大約住了一整年，才開始他往過一種似雲遊非雲遊的生活。一年當中，應當對這里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可是遺憾的很，一年中我整整做了一個十八世紀的閑女和尚，關在寺里，什麼也不曉得，連總統在雙十節閱兵典禮我都没看到，你能够說不覺可惜嗎？不過還好，幾處稍可以看到的地方我都去玩了，但是，我不能說我玩了幾處地方就算得知道了臺北，到今天止，我還不知道衡陽路左邊是什麼街，右邊是什麼街，更不要說什麼習慣情況；我所知道的祇是寺里每天要唸的幾聲死人經，

還有，就是本文要寫的一點夜景。

夜景，這裏要感謝寺里面一部將近百年年紀的腳踏車，我曾借過它上過半個多月的英文課，又曾經借過它跑過兩趟夜街，可是，我又險些兒被它送掉一條命，這是去美爾頓上英文課那天晚上底一回

事。  
臺北的夜，有兩種不同的情趣，一種是雨天，一種是晴夜，雨天，我們最好披一件雨衣，在浙浙浙的得心漫步，那真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意味，也許詩人說，那是人性垢污的洗滌，或煩擾難得的安寧。但我不是詩人——或許想做一個詩人——我只意味清，在這當兒，抬頭看看那眨眼的街燈，和側耳聽聽這收音機的歌聲同混雜的一片雨聲，這是一幅不須人工描繪的雨夜圖，也是一首恐怕蕭伯納也寫不出來的交響曲。

腳步放慢一點，你可以再在這圖里找尋一張相似自己的面孔，更會在那交響曲里聽到自己熟悉的一陣聲音。就這樣，所以我晚上孤獨地跑過一兩次夜街，欣賞一般人都不願意欣賞的雨夜街景，因為臺北的雨季時間比中南部要長，一般人都有點厭煩了。

晚上，那新公園，動物園，植物園我沒有去過，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景味，只有在晴夜，一個最好的去處，也是我最常去的地方——銀河。銀河，它的真名叫銀漢水。每當月明的靜夜，你去看看，在中山橋左上面約莫半英里的河畔，鋪滿了機械式而又彷彿像的人們的身軀，他們，有的是從辦公廳走來，有的是在工廠里出來，有的是在家庭里悶得透不過氣走來。一個個，在這時都有一種恬然自得而又難得形容的輕快的感覺，生活的壓機，壓得每個人都扁扁了，唯有在這個時候，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才能鬆弛鬆弛地他們一天緊張的精神，和恢復那扁下去的肉體，再圓圓擴圓。

銀河，也有人率直地叫它做情河，我想，這確是不假的，你看，那一天晚上不有許多對戀人，在河畔嗎？或在搖盪着一隻輕舟，蕩呀的來，划呀的去，他們那里還記得這世界上尚有黑暗，什麼大陸的同胞，什麼前哨的戰士？在他們底心中，這時世界上只是最美麗的，光明的，也最甜蜜的。當然，有的人們看，或者釣起一段往事，也有的或者目以眺羨，總之，在這時因為他們（戀侶）的甜蜜，大家也暫時忘記了一刻憂愁。

這里，有舒安穩的藤椅，有清香可口的品茗。你要罷井吧，只要輕嘆一聲，（也許不要嘆，他自會前來問你）立刻就送來一杯。僅僅花上兩元，你可以在這兒躺上半夜，五個小時的清逸享受，說來，够得上這半生的奔波。我每回去的時候，那茶房老遠就會喊一聲「大師傅來了！或者喊一聲我「少師傅來了。」我聽着這雅稱似的喚聲自有趣，因為，逗起了我的莫大，感想但是我又不肯在這里告訴我的讀者。

我知道我太沒有智慧了！宿慧，要不然的話，我相信在這里一定會很快的開悟，不是麼，祖師見桃花而開悟，佛陀觀明星而證道，他們悟的證的是個什麼？不是覺了一個人人生宇宙的實相嗎？呵，這跟太有人空，宇宙的實相了，可是，我，我沒有覺到更沒有證道，只僅僅體悟到一點人生就這麼形形色色好笑的一會事，骨子裡是那麼滑稽，那麼有趣！到頭來却仍那麼一場白，一場空。

聽說水源路那邊游水的所在（我一時忘記了叫什麼名）晚間更熱鬧，更趣味：有歌唱，有遊嬉，可以玩，也可以賭，咱們這穿漢服長褂的人，沒福去享受，你說多麼遺憾，而那個！那個！假如這時我們不願意到淡水河游泳的話，那麼再去電影院看看也是好的，喜愛西洋片嗎？喜愛的話，就去大世界，萬國，國際這幾處戲院去它們都距離不遠，記得是由中華路口過去。再不，就可以到延平北路的家泰、第一，還有什麼路的臺北。要看國片嗎？看國片就請到明星，美都麗，寶宮。（下轉二十四頁）



# 善根初示

上官慧劍

晚上，小婦人蘇美雅發覺了。她那潔白的臉上，染着微紅；明淨的眸子裡，也冒出了火。平時，小石子碰擊不起波紋的心靈，已感到難以安靜的煩躁。

「也許是着涼的，蘇美雅？」她安慰自己說：「暫時忍受點，馬上就會好的。」

吃晚餐的時候，她的胃口倒了。在她丈夫的身旁，儘量壓抑着內心的高熱，她不忍讓那個深愛她的丈夫，染上她痛苦的氣息。

她丈夫溫柔的眼睛，老是盯着她臉上，好像她的秘密已被他拆穿了。

「小美雅，妳能讓我摸摸妳的臉麼？」

「不，不要摸，」她顫慄地說：「我同平時一樣的好。」

「同平時一樣的好？妳這個小女人，總是把心事隱藏着，不讓我知道。」

蘇美雅的眼裡，頓時溢出水來了。

「不會的，恩？」她爭辯着：「我有什麼事不和妳公開呢？難道我的心沒有剖開給妳看麼？」

他們經過一番不傷情感的爭執，大家沉默下來。

他們深怕自己的痛苦會傳染給另一個人，所以達到一點不如意，也愈是掩藏得利害。

不過，有時他們又惟恐自己的痛苦被對方拆穿，反而更增加對方的痛苦，因此又不得不把痛苦洩露一些出

來。他們的生活，便時常深陷在這種愛的矛盾裡。

飯吃完了，蘇美雅把餐具收拾到廚房去洗刷，她的丈夫也跟她走進進去。

「美雅，我看妳有點不舒服吧。」

「不，我沒有什麼，我吃了兩碗飯。」

「那妳為什麼沒有笑容呢？」

「哦，我會笑的，我笑給妳看，把嘴角掀掀，」我會笑的！恩？」

「笑得太淺了，美雅！能走近點麼，我多麼願意天下人的笑容，都浮在這張美麗的臉上。」

蘇美雅激動地往丈夫懷裡跨一步，他丈夫張開臂膀把她抱住了，乘勢移動雙手，把她的臉托起來，蘇美雅感覺一陣心酸，淚水癢癢地爬過睫毛。

她丈夫咬住嘴唇，不作一聲，想用力把那種男人的眼淚吸住，已不可能了。

「小美雅，妳為什麼這樣虐待自己呢？」她丈夫痛苦地說，「妳病了，妳這樣討厭的……」

戶外的寒風，凜冽地嘶嘶着。蘇美雅不再讓丈夫洗臉，把她抱上樓去，圍在被褥裡。然後把體溫表找出來，插在她的腋下。五分鐘以後，把體溫表拿出來，表上的紅線，已超過三十九度的分劃了。

「妳看看吧，美雅？妳這個自討苦吃的小東西！妳不怕寒流嗎，身體這樣嬌弱？」

蘇美雅想說什麼，她的丈夫沒有讓她說，便強迫她安靜地躺著，他從箱子裡找出一包「ABC」藥粉，倒杯開水，叫她吃了。然後，坐在她的身旁，把她滾燙的手，握得緊緊的。

一覺醒來，蘇美雅覺得多麼。她覺得人的命運簡直不可思議，人爲生命脆弱得可憐。

昨天，假如她死了呢？或者被打得筋斷骨折呢？這就是人的意義。她想到這裡，心靈又忍不住地顫慄一番。

她的記憶，在寂靜的寒夜中是鮮明的。

昨天，她的丈夫在醫院裡上班還沒回來，家裡除了她，沒有第二個知道，她想，她不是着了涼的。

她的丈夫在夢裡把她緊緊地擁在懷裡，好像微恐失掉她一樣。假如他要失掉了我怎麼辦呢？是不是又會討一個強壯的女人呢？她想。

昨天上午，她從菜市買菜回來，這座房子空空的，只有她一個人幽靈一般，淘米，洗菜，收拾前一天的衣服，等候洗衣婦來洗。洗衣婦來時，這座荒涼的房子裡，才顯得一些生氣。

這天，蘇美雅把一切弄停當了，洗衣婦還沒有來，她想，也許那老女人不來了，她想提高待遇呢。

洗衣盆裡，只有幾件內衣，在古老的過道大門後面放着。

她怔怔地望著那兩扇重寶貴的黑漆門。

「美雅，」她的丈夫翻一個身。『是的，我的愛！』她說。

這個死女人還沒有來。噢，我們為什麼選中這一家呢？我們沒有足夠的錢，選擇高價的房子，她想。

黑漆門！洗衣婦！每天，那洗衣的女人，都從門後邊把衣服拿到廚房的打水機傍。

她記得，每天那動手開關過那兩扇被時間割蝕的黑漆門。這兩扇門，把她纖纖的手都弄酸了。

天氣陰沉沉地，報上整天登着寒流，寒流，洗衣婦怕是不來了。她想

她動手開左邊那扇厚重的門，想自己洗衣服。

「美雅！……」她丈夫含糊不清的說。

「是的，我的愛！」她說。

那兩扇門的框子已腐朽了，因爲腐朽的橫樑力量太小，已架不住這兩扇古老的傢伙。橫樑和門軸已脫節了。

這是死了多年的老房東的傑作。左邊那扇門是虛掩着的，衣服就放在那邊。右首的門，斜着身子半掩着，這兩扇門活像兩個厲鬼，把這道關口，中間僅留着一條窄窄的縫縫。

蘇美雅用手牽動左邊的門，這兩個老古董似乎要盡它最後的力量一般，把身體搖一搖，向蘇美雅撲面打來！

蘇美雅覺得「轟」地一聲巨響，便被包圍在灰黑的空氣中了。……她不能動，不能動，她覺得眼前全是黑色的灰塵，可是，當她漸漸恢復了知覺，發現她依然站在那裡。左邊那扇門平鋪地躺地上，右邊的門，像一個人側着身子睡覺一樣，傾立在

「蘇美雅！我的好妻子！……」  
她丈夫喃喃地夢囈。

「是的，恩嶺；我在這裡！……」  
她帶着氣說。

蘇美雅發現自己沒有被打死時，  
猛然一陣恐懼襲來，驚猛地奔上樓去。

她連吃飯的力量都失去了。她不  
能形容無名的恐怖如何在攻擊她，她  
只是挨着一陣陣劇烈的心跳。

洗衣婦恰巧在那時到了，奇奇怪  
怪地向那兩扇門瞪一眼，嘴裡咕噥幾  
句不相干的話，便把它們拖過一傍。

「蘇美雅！」她的丈夫甜蜜地說。

「我在這裡，恩嶺！」她說。

#### 四

拂曉的時候，他們都從夢中醒來  
。曙光從窗的縫隙裡透過絲絲白線  
，把蘇美雅病後的臉罩上一層乳白色  
的面紗。

「恩嶺，」她說。她心裡蘊藏着  
一句秘密的話，要洩漏給她的丈夫。

「唔，美雅。」男人溫存地。  
「你覺得麼，在冥冥中有一種『  
神明』存在嗎？」

「妳是說『上帝』一類的神麼？」  
「不，是一種廣泛的『神』，每  
個人生命的幽暗處似乎都有一個神存  
在。」

「是鬼魂，是不是呢？」他黏着  
蘇美雅細軟的頭髮。  
「不是鬼魂！」美雅堅持說：「  
我曾在『一本哲學書上，看到一種叫做  
『佛性』的東西，它是人人共有的，是  
麼？」

「妳想得多麼遠啊，美雅！」  
「真的，恩嶺，我以前對這種古  
典宗教並不欣賞，可是自從昨天以後  
，我好像突然經過指引似的，發現它  
了。」

「神？」  
「是叫做『佛性』的那種靈性，  
它有時會指導人直覺地解脫苦難。」  
「多麼不可思議，我的蘇美雅！」  
「她丈夫把她當一個孩子般的呼喚着  
。」

「哦，恩嶺；你是個軍隊醫生，  
你是不知道的。而且我以前也不知道  
飯的時候，可曾注意到樓下少了什麼  
東西沒有？」

「沒有，我沒有注意到。」  
「是了。可是你注意我的；我內  
心的恐怖燃燒起的高熱。你說我是着  
了涼的？」

「妳是受涼的，臉上燒得那麼紅，  
妳自己以為是嗎？」  
「當時，我也以為是着涼了。可  
是我並沒有受涼。」

「妳有什麼別的不舒服嗎，比如  
說，妳的肺部……」  
「我想肺部是好了，——我是說  
，妳看到那兩扇門嗎？」

「門？我到家裡除了注意妳，從  
來不浪費心思想那些廢物的。」  
「恩嶺，」她感激地擁抱他，「  
我是受了驚嚇了。昨天九點多鐘的時  
候，那兩扇門幾乎把我壓得粉身碎體  
。恩嶺，我沒有想到今天還能活在你  
的手臂裡。我們人類生命就這麼草  
率。」

恩嶺嚴肅地望着她。  
「恩嶺！」  
「我的好妻子！」她帶着負罪般  
的情緒說：「我真該死，為什麼我沒  
有早點除去那付老骨頭呢？誰救了妳  
呢，美雅？」

「是我自己救自己的，」她說，  
「我嚴格地相信，那就是『佛性』，  
從我底昏迷裡把我拯救出來。」  
恩嶺沒有說什麼，他是個軍隊醫  
生，對於宗教感覺是陌生的。

但他為了愛他的妻子，內心對「  
佛性」這少見的名詞，也覺得非常神  
聖了。  
他不許她再消耗精神，便說服她  
又睡了一個保險的早晨。

五  
「恩嶺，」她坐在窗前，理着自  
己的髮絲，「你說是不是呢，人人都有  
一個完美的『佛性』？」

「是的，是的，美雅。我對這個  
是，非常擁護的，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  
種神，比這個再合適了。」  
他在美雅頭髮上輕輕地一吻，便  
匆匆地下去了；在樓下屋角裡發現  
那兩扇僵屍般的門，啞口唾沫；然後  
，他投入正在紛忙的世界……

落葉 常愧  
昨日枝頭是何等堂皇，  
今晨階前滿目淒涼；  
你經不起烈風的摧殘，  
竟落得如此的下場。  
樹梢為你失去了雄壯，  
歸鳥從此亦無屏障；  
你無庸哀怨和悲憤，  
只怪你的意志不够堅強。  
於北埔品蘭軒

#### 春節感言

胡儵謝青揚

每屆夏曆，中元節，及所謂過年，  
除夕，新正，（現代改為春節）  
人，畜，之悲喜，有若天淵之別  
，於是學界輿論，以寄感慨，亦願  
世界人士，以因果循環，為重，  
再顧人人，如臺灣念生老居士，  
時時為文提倡持素長齋，刻刻不  
忘戒殺護生

#### 其（一）

迎春送臘兩月中，慘喜悲歡有不同  
人喜迎新除舊歲，羽毛麟介血殷紅

#### 其（二）

彼此皆為佛子徒，緣何畜類獨遭屠  
人能起慈悲意，各各相安樂自如

#### 其（三）

報應咸歸因果有，安危善惡理分明  
雖肥口腹須償命，最樂常常救眾生

#### 其（四）

素食應戒殺生，免教歷劫恨難平  
哀憐萬物同生命，不愧人間菩薩行

#### 其（五）

常閱各刊時時刊，載念生大德催進  
素食戒殺護生學，人為之感動是故

#### 其（六）

學撰一紙一聯以表稱禮及勸大眾  
臺灣念生大悲心，善意常弘奧妙音

#### 其（七）

喜捨精誠歡素食，無邊願力廣加深  
苦口婆心心念不忘持素戒殺

#### 其（八）

甘言曉諭時時勸，勸長養護生  
念衆生含靈鑄勸皆是佛弟子  
生悲念有情生死早見率天





# 編後記

——編者——

俗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當編輯，不知道一本刊物到手非易。一本刊物，除了作者熱心機之外，僅就編輯而言，每篇文稿，從數字、編排、校對，至少要目過六七次，閱。跑工廠每期沒有十趟八趟，沒想看見刊物的影子，印廠不守信用，是成普遍的現象了。刊物遲出了讀者，要指責，字錯了作者要指責，這皆是應得之罪。但這些現象，本非編者的有意使然。從本期起，編者當力求減少錯字，能做到如期出版！

本期文稿，敢說每篇都有分量，太虛大師上生十週年，大師學生抱改革佛教大願，其對佛教貢獻如何？請看「革新佛教運動者」一文。印度佛教大乘經典及東亞佛教史，前者係說明印度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歷史，後者係說明東亞各國佛教平衡發展的過程，這兩篇文稿，對教義、教史發展的考證，頗足珍貴，尤為研究佛教史的考證。五乘佛法淺說的著作，是衆所欽敬的朱錦宙居士，終年閑藏，印經，對佛法研究有其獨特的見解，希望讀者詳細閱讀。妙慧童女經講話，因前兩期文稿擁擠中止，從本期起續刊。文殊為本刊長期作者，本期在截稿時，尚未收到他們兩位稿子，因諸多讀者仰望他們的大作，故特此聲明，並希文殊、速惠賜佳作為荷！

另外編者順代要聲明的：○本刊是衆人的園地，希望每一個作者，讀者，參加我們耕作，在不違背本刊的

## 編者聲明

本刊二月號出版日期，適逢春節休假，不惟出版延遲，而新正工人工作情緒不一，致將本刊錯版圖片遺漏。編者亦因春節期間事務外紛繁，未能逐一詳為審查，致遺誤百出，殊巨抱歉。

尤以南亭老法師大作「五字」外，並漏排兩幅圖片。五字是代表佛教的精神標幟，作者費苦心，參考數十種經論，考證五字右旋，尤為佳作。除將上期有關五字證明圖片刊出而外，並更正錯字如下：

第四頁十九行的「萬」「德」「」

宗旨，歡迎一切的文稿。○本刊沒有固定基金，在此社會經濟不景現象，多訂戶期滿一年二年，雖經催促，仍未蒙惠訂閱，這使本刊經濟萬分恐慌，設非各地有力讀者解囊補助，則本刊早經停刊。所以本刊前曾呼籲，「並不希望補助，只希望訂閱。本刊能維持九年的生命，實係各位董事，作者讀者，及我們過去的社長南亭老法師功德最大！於此除向有功於本刊者，表示十分敬意而外，並希仍本初衷，予以繼續支持；使本刊不致中輟，佛教慧命得以延續！

頁二十六行，第六之「萬」字，應該是「萬」字。同頁中段五行，第十四之「個」字不要。同頁下段五行第二之「傳」字，應該是「律」字。第十行第一之「刷」字不要。十五行第十一之「意」字，應該是「音」字。二十四行第七之「捏」字，應該是「捏」字。二十九行第七之「此」字，應該是「制」字。第五頁上段三十二行，第五之「存」字，應該是「有」字。同頁中段四行，第十二之「罪」字。應該是「衆」字。十二行第三之「罪」字，應該是「衆」字。同行第十之「五」字，應該是「正」字。同頁下段二行第八之「罪」字，應該是「衆」字。五行第十五之「龍華本左旋」此五字不要。十三行第十二之「雲」字，應該是「虛」字。十五行第一之「正」字，應該是「五」字。二十五行第十二字下漏掉了「摩」字。二十七行第四字下漏掉了「字」字。第六頁五行第三之「引」字不要。七行第二之「此」字，應該是「正」字。十一行第九之「稱」字，應該是「種」字。十八行第八之「五」字，應該是「正」字。二十二行第十字之「月」字，應該是「明」字。二十七行十二字下漏掉了「市」字。同頁第十段十行，第四之「五」字，應該是「正」字。十二行第二之「五」字，應該是「正」字。十五行第五之「頻」字不要。十九行第七字之「末」字，

應該是「未」字。二十七行第十六之「走」字，應該是「足」字。同頁下段十三行，第十一字之「二」字，應該是「三」字。二十行第七之「圖」字，應該是「圓」字。三十一行，第八之「甚」字，應該是「其」字。第七頁八行，第四之「百」字，應該是「古」字。十三行第十八之「少」字，應該是「多」字。十九行第二之「底」字，應該是「應」字。證明圖片應該在三行後面。圖片後面漏掉了「七、鑑定名實」五個字，用特更正文如上。



# 宏慈法師閉關觀禮記

△國曆三月五日(即農曆二月初四日)，為宏慈法師閉關大典；記者應邀參加預備會，真是眼福不淺！

△多雨的寶島，春節至今，就未整天的與太陽見面。昨日晚報云：寒流再襲本省，明晨有大風雨。但今天非但無風，而且無雨，只不過雲密佈而已！有人說氣象台的預測，也不一定完全正確。記者曰：不然，這是諸佛龍天的加被啊！

△北投，為本省風景最佳的勝地。山明水秀，林木森嚴，春秋二季，遊人如過江之鯽。居士林，位舊北投與新北投之上，頂北投和上北投之下，四面環山，有曲徑通幽之美。為天然之桃園福地。

△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居士林住持妙然法師，發心在此掩關三年(現在已經有了二十個月)，專究華嚴教海。今天宏慈法師，又發心在此閉法華關三年，探討法華玄義。天台、賢首二宗，再與隋唐之盛，指日可期。

△宏慈法師，江蘇揚州人，年青有為，戒具寶華，與筆者同住天寧。來臺後，追隨慈航老法師多年。慈老圓寂後，再親近印順老法師，就讀新竹福嚴精舍。去年春節後，回汐止彌勒內院，禁足一年。今得居士林妙然法師之成就，來此閉法華關三年。法師道貌莊嚴，聲音洪亮，為佛門之龍象。

△慈航老法師，前閉法華關於汐止彌勒內院，未曾圓滿，示寂關中。今宏慈法師，繼承慈老之遺志，閉

法華關，用以代替慈老人未完成的閉關大願；這固然是慈老人的德行之所招感，同時也是弟子「無改師道」的好榜樣，慈老人「在天之靈」可以告慰矣！

△華嚴關與法華關，左右對峙，距離僅丈許，彼此互隔木植引聲。關中有佛堂，有藏經，有寒夏不斷的

法華關，用以代替慈老人未完成的閉關大願；這固然是慈老人的德行之所招感，同時也是弟子「無改師道」的好榜樣，慈老人「在天之靈」可以告慰矣！

△華嚴關與法華關，左右對峙，距離僅丈許，彼此互隔木植引聲。關中有佛堂，有藏經，有寒夏不斷的



可親可近，真有「一蓮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的感覺。

△智老法師，不但是當代年高戒尊的長老，而且也是閉關的老前輩。民國初年，他就閉關於江蘇泰縣北山寺，出關後即赴鎮江焦山定慧寺任監院及住持之職。來臺後三十九年，為東初法師說法封關；四十四年，為妙然法師說法封關；四十五年，為守成法師說法封關；今年今日，又為宏慈法師說法封關；够得上是個封關專家了。

△參加典禮的百餘位來賓，各界都的；總括起來，有「五多」之分：在家人比出家人多；女人比男人多；和尚比尼姑多；老人比小孩多；還有外省人比本省人多。

△來賓路途最遠的是臺中甘王嶺芬居士，並且來得最早。其次是基隆靈隱寺方丈德融老和尚與普觀師。路程最近的是立法委員姜紹模居士與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法師等。

△來賓中，年齡最大的立法委員儲家昌先生的令堂，儲馬妙雲老太太，七十六歲。其次是革命前輩劉光老先生，七十四歲。再其次是聯益輪船公司總經理許文貴先生，七十一歲。三位壽星，皆歡喜和青年健談，大概是不肯因老「示弱」吧？同時青年人也喜歡和老年人多交談，好像要經老年人的談吐經驗中，得到一點長壽的秘訣似的。

△連連增居士與其夫人連觀抱治女士，皆有攝影專家的雅號，在人潮中擠來擠去，燈光閃閃，到處爭取鏡頭，活像新聞記者的派頭。

△來賓送宏慈法師進關的賀禮，琳瑯滿目，有吃的，有用的，有穿的，也有掛的！真是「只怕沒道心，不怕沒供養」。

△十一點半鐘典禮開始，由智老法師主持，先在佛前拈香上供，再到法關中上供，然後退至關房門口，說法封關，並祝禱法華尊天菩薩，不違本誓，護持關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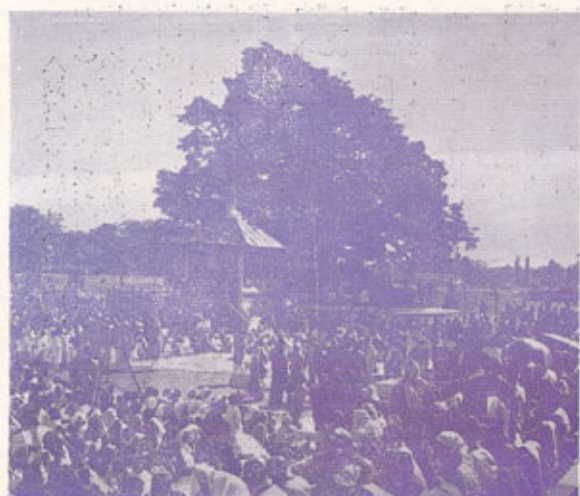
智老法師說法時，聲音洪亮，字字清流，令人起敬而生警惕之感。

△佛前上供完畢，宏慈法師至華嚴關洞口一拜拜；妙然法師向宏慈法師道賀云：「觀您身安心安，得大智慧。」宏慈法師答云：「多謝您的成就。」雖屬道友「禮尚往來」亦不思虎。

△閉關時，因來賓人數，超出預算，無法一齊閉出，只好分批入席，但是誰也不肯先吃，最後大家請年尊與戒長者，依次入席，這種君子之風，可以作為今後中國佛教會改選的範本。

△最後記者向華嚴關主妙然法師告別時，請問他發心成就宏慈法師閉關的意義何在？法師笑云：「方以預聚，物以類分；吾道不孤矣！」寥寥數語，深含著「雲座龍，風從虎」的幽默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九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臺灣省新聞記者公會會員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八二五五號



衆群觀參及表代國各

世界佛教友誼會第四次大會剪影



辭幕開致(者鏡眼帶)王國爾泊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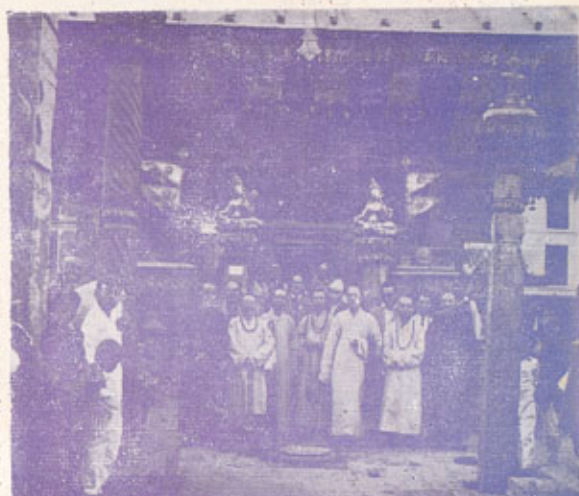
信昌印刷廠承印

訂價全年臺灣幣參拾元海外非幣六元  
港幣十二元



場會會大佛界世

本社



圖表代演律菲及亞來馬

人生

第九卷第三期

發行人：東 初

主 編：清 月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佛曆二五〇一年三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

國 外 分 社

一、香 港 分 社 主 任：優 曇

二、菲 律 賓 分 社 主 任：瑞 今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三、南 洋 分 社 主 任：廣 餘

地址：檳 城 妙 香 林

四、主 任：謝 普 揚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斜  
對水龍頭巷三六二號